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1 6 1941

T9299/ 8125 (63)

篡逆始事門六

閏位凶逆篇

侯景篡梁稱漢章

亂賊始事門一

漢賊篇

董卓廢立劫遷章

亂賊始事門二

晉賊篇一

張方稱亂章 王敦反武昌章

亂賊始事門三

晉賊篇二

孫恩反亂章 盧循

學海君道部卷之一百八十九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創業類

篡逆始事 六

閏位篡逆篇

侯景篡梁號漢章

侯景朔方人北魏朝以軍功歷遷定州刺史

梁書列傳侯景少而不羈見憚鄉里及長驍勇有膂力善騎射以選為北鎮戍兵稍立功效魏孝明帝殂其后胡氏臨朝爾朱榮自晉陽入弒胡氏景始以私眾見榮榮甚奇景即委以軍事以擒葛榮功擢為定州刺史大行臺封濮陽郡公景自是威名遂著頃之高歡為魏相又入洛誅爾朱氏景復以眾降之仍為歡所用所向

多捷總攬兵權與歡相亞

甲寅

梁中大通六魏永熙三東魏天平元

秋七月魏大丞相歡屯華陰使侯景取荊州

丙辰

梁大同二

秋九月東魏行臺侯景侵梁梁陳慶之擊破之

戊午

東魏元象元

春二月東魏遣行臺侯景治兵虎牢復取汾潁豫廣四

州

壬戌

東魏興和四

秋八月東魏以侯景為河南大行臺

丞相歡以侯景為司徒兼尚書僕射河南大將軍大行臺隨機防

討景擁眾十萬專制河南歡既委景以備梁魏又使討叛貳隨機

則便宜行事其任重矣

丁卯

梁大清元東魏武定五

春正月朔日食

尹氏曰日食正且不盡如鉤是殆侯景反叛梁國滅亡之兆歟書

以志之謹天戒者可以觀矣

東魏大丞相渤海王高歡卒東魏大行臺侯景以河南降魏

侯景右足偏短弓馬非其長而多謀算諸將高敖曹彭樂等皆勇

冠一時景常輕之曰此屬皆如豕突勢何所至景嘗言於高歡願

得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為太平寺主

景此

時已有取梁之志矣

歡使將兵十萬專制河南景素輕高澄嘗謂司馬子如

曰高王在吾不敢有異王沒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矣子如掩

其口及歡疾篤澄詐為歡書以召景先是景與歡約曰今握兵在

遠人易為詐所賜書背請加微點至是景得書無點辭不至又聞

歡疾篤用其行臺郎王偉計遂擁兵自固歡卒謂澄曰侯景專制

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之志顧我能畜養非汝所能駕馭

也今四方未定勿遽發哀庫狄于斛律金並性道直終不負汝堪
敵侯景者惟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歡卒景遂以河
南降魏魏以景爲太傅大行臺上谷云景執豫襄廣州刺史潛遣
兵襲西兗州刺史邢子才掩捕獲之因散檄東方諸州各爲之備
由是景不能取高澄遣韓軌督諸軍討景

二月侯景復以河南叛附于梁梁封景爲河南王遣兵援之

侯景又遣其行臺郎中丁和奉表于梁言臣與高澄有隙請舉函
谷以東瑕丘以西豫廣郢荆襄兗南兗濟東豫洛陽北荆北揚等
十三州內附梁主召羣臣廷議僕射謝舉等皆曰頃與魏和邊境
無事不宜納其叛臣梁主曰機會難得豈宜膠柱先是正月乙卯
梁主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且見朱异告之异曰此宇內混一

之兆也及丁和至稱景定計實以正月乙卯梁主愈神之然意猶
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事宜脫
致紛紜悔之何及朱异揣知梁主意對曰今景分魏土之半以來
自非天誘其衷何以至此若拒而不納恐紀後來之望願陛下無
疑梁主乃以景爲大將軍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諸軍事大行臺
承制如鄧禹故事遣司州刺史羊鴉仁督兗州桓和仁州湛海珍
等將兵二萬趣懸弧以應之平西諮議周弘正善占候前此謂人
曰國家數年後當有兵起及聞納景曰亂階在此矣

胡氏曰夢固非一端武帝之夢想所生也然國家大計當以義
理斷其可否豈有憑一夢而決者乎帝旣不能自克朱异又諂
以成之悲夫且正月丙午高歡卒而侯景以辛亥降西魏方圖

豫襄廣兗等數州乙卯距辛亥纔四日豈暇定南歸之計丁和蓋已聞夢或朱异告之歟帝曾不察而益神其事蓋貪欲蔽心故莫能見也

劉氏曰前書以河南降魏不書叛此其書叛何歸魏正也背魏附梁則非正矣故書叛然則曷爲不書魏侯景景之心不純乎魏也故書復以若曰旣以降魏復以附梁耳其反覆可見矣而愛之而封之是故魏以景爲大行臺不書梁封爲河南王則書譏貪也

尹氏曰梁主喜納叛人蓋利心蔽之故逆順是否皆不能察卒受其禍綱目上書景降魏而魏不爲動此書景附梁梁卽封以王爵遣兵援之下書魏召景入朝景不受命魏師乃還於此可

見梁魏謀國得失之分豈有能叛其故主而不能叛其新君者哉後世綱目之所書驗梁氏之覆轍亦可爲招納叛臣者之戒也

夏六月東魏遣兵討侯景魏遣兵救之徵景入朝景不受命魏師乃還

東魏高澄遣將軍元柱等將兵數萬襲侯景大敗景以梁羊鴞仁等軍猶未至乃退保潁川東魏復遣韓軌等兵圍之景懼割東荆北兗州魯陽長社四城賂魏以求救僕射于謹曰景少習兵姦詐難測不如厚其爵位以觀其變未可遣兵荊州刺史王思政以爲不若因機進取卽引兵自魯陽向陽翟宇文泰聞之加景大將軍兼尚書令遣太尉李弼儀同趙貴將兵赴潁川景恐梁主責之遣

使奉啓曰王旅未接死亡交急求援關中自救目前臣既不安於高氏豈見容於宇文但螻手解腕本圖爲國願不賜咎臣獲其力不容卽棄今以四州之地爲餌敵之資已令宇文遣人入守事非得已其豫州以東齊海以西悉臣控壓見有之地盡歸聖朝事須迎納願勅境上各置重兵與臣影響不使差互梁主優詔報之韓軌等曰大夫出境尚有所專况始創奇謀將建大業理須遣事而行隨方以應卿誠心有本何假詞費六月韓軌等圍潁川聞魏師將至引兵還鄴景欲因會執弼與貴而奪其軍貴疑之不往欲誘景入營而執之弼止之羊鴉仁遣兵至汝水弼等引兵還長安王思政入據潁川景陽稱略地引軍出屯懸弧復使乞兵於魏宇文泰使同軌防主韋法保等將兵助之左丞王悅言於泰曰侯景之

於高歡始敦鄉黨之情終定君臣之契任居上將位重合司今款始死景遽外叛蓋所圖甚大終不爲人下故也且彼既能背德於高氏豈肯盡節於朝廷今益之以勢援之以兵竊恐朝廷貽笑將來也泰乃召景入朝景叛計未成厚撫法保等冀爲已用外示親密無猜間每往來諸軍間侍從至少魏軍中名將皆身自造詣法保長史裴寬曰侯景狡詐必不入關欲託款於公恐未可信若伏兵斬之亦一時之功也不爾卽應深爲之防不得信其誑誘自貽後悔法保深然之不敢圖景但自爲備而已尋辭還鎮王思政亦覺其詐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鎮景果辭不入朝遺泰書曰吾耻與高澄鴈行安能比肩大弟景知泰覺其情且知梁之可侮弄也故以書絕泰乃召諸軍還以思政都督河南諸軍事景遂決意

降梁鴉仁遂入懸弧

秋七月梁遣貞陽侯淵明督諸將侵東魏冬十一月東魏擊敗之

或告東魏大將軍高澄云侯景有北魏之志會景將蔡道遵北歸言景頗知悔過景母及妻子皆在鄴澄乃以書諭之語以闔門無恙若還許以豫州刺史終其身還其寵妻愛子所部文武更不追攝景使王禕復書曰今已引二邦揚旌北討熊豹齊奮克復中原幸自取之何勞恩賜昔王陵附漢母在不歸太上囚楚乞羹自若矧伊妻子而可介意脫謂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殺之無損徒復阮戮家在君何關僕也梁主詔以景錄行臺尚書事梁主命侍中羊侃與淵明堰泗水於寒山以灌彭城俟待彭城乃進軍與景犄角堰成東魏徐州刺史王則嬰城固守侃勸淵明乘水攻之不從諸

將與議軍事淵明不能對但云臨時制宜而已東魏遣大都督高岳救彭城欲以潘樂爲副陳元康曰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之命也乃以紹宗爲東南道行臺與岳樂偕行景聞紹宗來扣鞍有懼色曰誰教鮮卑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定未死邪紹宗帥衆十萬據橐駝峴羊侃勸淵明乘其遠來擊之不從侃乃帥所領出屯堰上紹宗至攻營淵明醉不能起諸將皆不敢出交州刺史胡貴孫獨帥麾下與戰斬首二百東魏兵敗走初景常戒梁人曰逐北勿過二里紹宗將戰以梁人輕悍恐其衆不能支引將卒謂之曰我當陽退誤吳兒使前爾擊其背至是梁人不用景言乘勝深入東魏將卒以紹宗之言爲信爭掩擊之梁兵大敗淵明貴孫皆爲所虜失亡士卒數萬人羊侃結陳徐還梁主聞之驚

駭幾欲墜床歎曰吾得無復爲晉家乎初高澄以杜弼爲軍司問以政要弼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懼二事不失自然盡善澄大悅至是使弼作檄移梁朝略曰侯景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班三位邑啓萬家而離披不已意亦可見彼乃授之以利器誨之以謾蔽使其勢得容姦時堪乘便終恐偃僵不掉狼戾難馴橫使江淮士子荆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天折霜露之中彼梁主者輕險有素老耄及之用舍乖方廢立失所矯情動俗飾智驚愚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淨災異降於上怨譴興於下傳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釁起腹心彊弩衝城長戈指闕徒探雀鷂無救府

虛空請熊蹯詎延晷刻之命外崩

中潰今實其時其後梁室禍敗皆如弼言

十二月梁立元貞爲咸陽王

侯景遣王偉說梁主曰高澄幽元善見於金墉殺諸元六十餘人河北物情俱念其主請立元氏一人以從人望如此則陛下有繼絕之名臣景有立功之效梁主然之以太子舍人元貞爲咸陽王資以兵力使還主魏貞度江卽位儀衛以乘輿之副給之貞周之子也

侯景敗東魏兵於渦陽

慕容紹宗引軍擊侯景景輜重數千輛馬數千匹士卒四萬人退保渦陽紹宗士卒十萬旗甲耀日鳴鼓長驅而進景使謂之曰公等爲欲送客爲欲定雌雄耶紹宗曰欲與公決勝負遂順風布陳

景閉壘俟風止乃發紹宗曰侯景多詭計好乘人背使備之果如其言景命戰士皆被短甲執短刀入東魏陳但低視斫人脛馬足東魏兵遂敗紹宗奔譙城其裨將斛律光張恃顯尤之紹宗曰吾戰多矣未見如景之難克者也君輩試犯之光等被甲將出紹宗戒之曰勿渡渦水二人軍於水北光輕騎射之景謂光曰爾求勳而來我懼死而去我汝之父友何為射我汝豈自解不度水南慕容紹宗教汝也光無以應景使其徒田遷射光馬洞胸光易馬隱樹又中之退入於軍景擒恃顯而捨之光走入譙城紹宗曰今定何如而尤我也段韶潛於上風縱火景帥騎入水出而却走草濕火不復然景與紹宗相持數月景食盡司馬世雲降於紹宗

戊辰春正月東魏慕容紹宗擊侯景景衆潰走襲據壽春梁以爲南

豫州牧

慕容紹宗以鐵騎五千夾擊侯景景誑其衆曰汝家屬已爲高澄所殺衆信之紹宗遙呼曰汝家屬並完若歸官勳如舊景士卒不樂南渡遂大潰景與數騎濟淮稍收散卒得步騎八百人南過小城人登陴詬之曰跛奴欲何爲耶景怒破城殺詬者而去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使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景既敗不知所適梁馬頭戍主劉神茂素爲監州事韋黯所不容聞景至故往候之景問曰壽陽此去不遠欲往投之韋黯其納我乎神茂曰黯監州耳王若至彼必出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後徐以啓聞朝廷喜王南歸必不責也景執其手曰天教也遂行夜至城下韋黯以爲賊也授甲登陴景遣其徒告曰河南王戰敗

來投願速開門黯曰 奉敕不敢聞命景謂神茂曰事不諧矣
神茂曰黯懦而寡智可說下也乃遣徐思玉入見黯曰河南王爲
朝廷所重君所知也今失利來投何得不受黯曰吾受命守城河
南自敗何預吾事思玉曰國家付君以閩外之略若魏追兵至河
南見殺君豈能獨存縱存亦何顏以見朝廷邪黯乃開門納景景
遣其將分守四門詰責黯將斬之旣而撫手大笑置酒極歡梁朝
聞景敗咸以爲憂詹事何敬容言於太子曰得景遂死深爲朝廷
之福太子失色問故敬容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景以敗乞自
貶梁主不許以景爲南豫州牧光祿大夫蕭介諫曰臣聞凶人之
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歡邪翼之遇歡墳
未乾卽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
我陛下前者所以受之正欲比屬國降胡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旣
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棄與國臣竊不取若
猶待其歲暮之效則彼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
聖德爲江淮之純臣乎梁主不能用介思話之孫也

尹氏曰景旣委身歸梁謂宜恪守臣節聽命梁朝可也今乃不
然故綱目上書景衆潰走下書襲據壽春以見其逆節不臣已
萌於此使蕭氏而有謀焉自當舉兵誅之否則亟命邊將嚴飾
守備以制其豕突之患縱使跳梁不過侵軼疆場其於宗社大
計未遽失也天奪其魄梁主不悟又從而封爵之借寇兵資盜
糧傳虎以翼自取覆亡哀哉然則南豫州之命書之于冊豈不
足見梁主之繆乎

二月東魏求成于梁

蕭淵明至鄴東魏主升閭闔門受俘讓而釋之送於晉陽高澄待之甚厚侯景既敗羊鴉仁亦還義陽東魏遂得懸弧項城悉復舊境高澄數遣書求好於梁梁未之許澄謂淵明曰若梁主不忘舊好諸人並卽遣還侯景家屬亦當同遣淵明遣人奉啓還梁梁主與朝臣議之朱异等皆以爲便司農卿傅岐獨曰此高澄設間欲令侯景自疑而作亂耳若許通好正墮其計中异等固執宜和梁主亦厭用兵乃許之使還過壽陽侯景知之攝問具服乃寫答淵明之書陳啓於高氏心懷鳩毒怨盈北土人願天從歡身墮越子澄嗣惡計滅待時所以昧此一勝者蓋天蕩澄心以盈凶毒耳澄苟行合天心腹無疾又何急急奉璧求和豈不以秦兵扼其喉

胡騎迫其背故甘辭厚幣取安大國臣聞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何惜高澄一豎以棄億兆之心昔伍相奔吳楚邦卒滅陳平去項劉氏用興臣雖才劣古人心同往事誠知高澄忌賈在翟惡會居秦求盟請和冀除其患若臣死有益萬殞無辭惟恐下載有穢良史又致書於异餉金三百兩异納金而不通其啓梁主遂遣使弔澄景又啓曰臣與高氏釁隙已深今陛下復與連和使臣何地自處梁主報之曰朕與公大義已定豈有成而相約敗而相棄乎今高氏有使求和朕亦更思偃武進退之宜國有常制公但清淨自居無勞慮也景又啓曰臣今蓄糧聚衆秣馬潛戈指日計期克清趙魏不容軍出無名故願以陛下爲主耳今陛下棄臣遐外南北復通將恐微臣之身不免高氏之手梁主又報曰朕爲萬乘之主豈

可失信於一物想公深得此心不勞復有啓也景乃詐爲鄴中書
求以淵明易景梁主將許之傅岐曰侯景以窮歸義棄之不祥且
百戰之餘寧肯束手受繫謝舉朱异曰景奔敗之將一使之力耳
梁主從之復書曰貞陽旦至侯景又反景謂左右曰我固知吳老
公薄心腸王偉說景曰今坐聽亦死舉大事亦死唯王圖之於是
始爲反計屬城居民悉召募爲軍士輒停責市估及田租百姓子
女悉以配將士

尹氏曰梁納其叛臣侵其境土彼方忿梁不義與師問罪之不
暇何事反乃求成此不待智者而後知其間矣梁臣傅岐輩非
不發其奸謀而梁主曾不之悟遂墮其計中可謂至愚極謬之
甚者書曰東魏求成于梁無故而求書法之意可見矣

秋八月梁侯景反壽陽梁主遣邵陵王綸督諸軍討之

侯景自至壽陽徵求無已梁皆與之景請娶於王謝梁主曰王謝
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景恚恨表疏曰會將吳兒女配奴
又啓求錦萬匹爲軍人作袍朱异議以青布給之又以臺所給仗
多不能精啓請東冶鍛工欲更營造梁主旣不用景言與東魏和
親是後景表疏稍稍悖慢又聞徐稜等使魏反謀益甚元貞知景
有異志累啓還朝景謂曰河北事雖不果江南何慮失之貞懼逃
歸建康具以事聞梁主不問帝旣不問又不爲備蓋蓋期倦勤付
之無景知臨賀王正德屢以貪暴得罪陰養死士幸國家有變遣
徐思玉致牋曰天子年尊姦臣亂國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黜景
雖不敏實思自效正德大喜報之曰僕爲其內公爲其外何有不

濟機事在速今其時矣台州刺史鄱陽王範密啓景謀朱异以爲必無此理梁主乃報範曰景孤危寄命安能反乎範復請自以合肥之衆討之梁主不許朱异謂其使曰王遂不許朝廷有一客邪自是不復通範啓景邀羊鴉仁同反鴉仁執其使以聞异曰景何能爲以使者付獄俄解遣之景益無所憚啓梁主曰若臣事是實應罹國憲如蒙照察請戮鴉仁景又言高澄狡猾寧可全信陛下納其詭語求與連和臣亦竊所笑也臣寧堪粉骨投命讎門乞江西一境授臣控督如其不許卽帥甲騎臨江上向閩越非唯朝廷自耻亦是三公盱食梁主使朱异宣語答景使曰譬如貧家畜十客五客尚能得意朕惟有一客致有忿言亦朕之失也益加賞賜錦綵錢布信使相望戍戍景遂反於壽陽以誅中領軍朱异少府卿徐麟太子右衛率陸驗制局監周石珍爲名异等皆以姦佞驕貪蔽主弄權爲時人所疾故景託以興兵初傳岐嘗以所聞責异异曰外間謗讟知之久矣心苟無愧何恤人言岐謂人曰朱彦和將死矣恃誦以求容肆辯以拒諫聞難而不懼知惡而不改天奪其鑒其能久乎景西攻馬頭遣其將宋子仙東攻木柵執戍主曹璆等梁主聞之笑曰是何能爲吾折筆答之耳詔以鄱陽王範封山侯正表司州刺史柳仲禮散騎常侍裴之高爲四道都督邵陵王綸持節兼督衆軍以討景

冬十月梁臨賀王正德叛引侯景兵渡江梁主命宣城王大器將軍羊侃督軍禦之

侯景聞臺軍討已問策於王偉偉曰邵陵若至必爲所困不如決

志東向直掩建康臨賀及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貴神速今宜卽進景乃留王顯貴守壽陽詐稱出獵十月景揚聲趨合肥而實襲譙州執刺史蕭泰攻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因說景曰國家承平歲久人不習戰聞大王舉兵內外震駭宜乘此際速趨建康可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爲備遣羸兵千人直據采石雖有精甲百萬不得濟矣景以鐵爲導引兵臨江梁主問策於尚書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朱异曰景必無渡江之志遂寢其議侃曰今茲敗矣梁主以正德督諸軍屯丹陽正德遣大船數十艘詐稱載荻密以濟景時梁主遣將軍王質將兵三千巡江景將濟慮質爲梗使謀視之會臨川太守陳昕啓以采石急須重鎮而質軍輕弱恐不能濟梁主召質還而以昕代之質去采石而昕未下諸謀告景云質已退景使折江東樹枝爲驗謀如言而返景大喜曰吾事辦矣乃濟江有馬數百匹兵八千人是夕梁朝始命戒嚴景分兵襲姑孰執淮南太守蕭寧南津校尉江子一帥舟師欲邀景其徒皆潰子一亦還景至慈湖建康大駭梁主悉以內外軍付太子以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內諸軍事羊侃爲軍師將軍副之遣舍人賀季勞景于板橋景北面受敕季曰此舉何名景曰欲爲帝也王偉進曰朱异等亂政除姦臣耳景遂留季百姓聞景至競入城公私混亂羊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間之軍人爭入武庫侃命斬數人方止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內無事賊至猝迫公私駭震軍旅指擣一決於侃侃膽力俱壯太子深仗之

蕭正德引侯景圍梁臺城十一月景以正德稱帝

侯景至朱雀桁南太子猶未知正德之情使守宣陽門庾信守朱雀門欲開大桁以挫賊鋒正德止之俄而景至信乃帥衆開桁見景軍皆著鐵面遂棄軍走正德之黨復閉桁度景正德帥衆迎之景軍乘勝至闕下城中洎懼羊侃詐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衆乃少安石頭墜景遣于子悅守之列兵繞臺城射啓於城中曰陛下若誅昇等臣則斂轡北歸梁主將誅之太子曰賊以昇等爲名耳殺之無救於急適足貽笑將來俟賊平誅之未晚梁主乃止景繞城旣匝百道俱攻鳴鼓吹脣喧聲震地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爲尖項石不能破侃使作雉尾炬灌以膏蠟叢擲焚之攻旣不克士卒死傷多乃築長圍以絕

內外朱昇張綰議出兵擊之羊侃曰出人若少不足破賊徒挫銳氣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隘橋小必大致失亡昇等不從使于餘人出戰鋒未及交退走爭橋赴水死者大半侃子鸞爲景所獲執以示侃侃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計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引弓射之景以其忠義亦不之殺十一月朔正德卽帝位以景爲丞相景攻東府三日克之聲言梁主已殂雖城中亦以爲然太子請梁王巡城衆心稍安景初王建康謂朝夕可拔號令嚴整士卒不敢侵暴及屢攻不克人心離沮景恐援兵四集一旦潰去又軍中乏食乃縱士卒掠奪民米及金帛子女是後米一升直七八萬錢人相食餓死者什五六景驅士民於城東西起土山有疲羸者殺以填山號哭動地城中亦築土山以應之太子宣城王以

下皆親負土畚鍤於山上起樓四丈募敢死士二千人分配二山晝夜交戰會大雨城內山崩賊乘之垂入羊侃令多擲火爲滅以斷其路徐於內築城賊不能進景募人奴降者悉免爲良於是羣奴出就景者以千數景厚撫之人人感恩爲之致死景土山稍逼城樓將軍柳津命作地道以取其土山崩壓賊且盡又於城內作飛橋懸罩二土山上景衆皆走又擲炬焚其東山樓柵蕩盡賊死甚衆賊復引玄武湖水以灌臺城闕下皆爲洪流陳昕爲景所擒欲用之昕不可景使其黨范桃棒囚之昕因說桃棒使殺王偉宋子仙而降桃棒從之潛遣昕夜縋入城梁主大喜鑄銀券賜桃棒許以封王卽有景衆太子恐其詐召公卿會議朱异傳岐曰桃棒降必非謬桃棒旣降賊景必驚乘此擊之可大破也太子曰吾守

堅城以俟外援萬全策也今開門納桃棒萬一爲變悔無所及朱异拊膺曰失此社稷事去矣俄而桃棒事泄景拉殺之陳昕不知如期而出景逼使射書城中言桃棒今入因衷甲隨之昕不肯期以必死景乃殺之十二月羊侃卒城中益懼

梁荆州刺史湘東王繹移檄遣兵赴援

荆州刺史湘東王繹移檄所督湘州雍州江州郢州發兵入援又遣世子方等將兵入援繹尋自將銳卒三萬發江陵侯景以書告城中士民曰梁自近歲以來權倖用事割剝齊民以供嗜欲公等試觀今日國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姜百室僕從數千不耕不織錦衣玉食不奪百姓從何得之僕所以趨赴闕庭指誅權佞非傾社稷今城中指望四方入援吾觀王侯諸將

志在全身誰能竭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長江天險二曹所歎吾
一葦航之日明氣淨自非天人允協何能如是幸各三思自求元
吉景又奉啓於東魏主稱臣進取壽春暫欲停憇而蕭衍識此運
終自辭寶位臣軍未入其國已投同泰舍身去月二十九日屆此
建康江海未蘇干戈暫止永言故鄉人馬同戀尋當整轡以奉聖
顏臣之母弟久謂屠滅近奉明勅始承猶在斯乃陛下寬仁大將
軍恩念臣之弱劣知何仰報今輒齋啓迎臣母弟妻兒伏願聖慈
特賜裁放

梁邵陵王綸還軍赴援侯景擊之大潰

邵陵王綸行至鍾離聞侯景已度采石晝夜兼道旋軍入援遂帥
步騎三萬自京口西上景遣軍拒之譙州刺史趙伯超曰若從黃
城大路必與賊遇不如徑指鍾山突據廣莫門出賊不意城圍必
解矣綸從之夜行失道過二十餘里旦營于蔣山景見之大駭悉
送所掠婦女珍貨於石頭具舟欲走分兵攻綸綸與戰破之景陳
兵於覆舟山北綸進軍玄武湖相持不戰至暮景更約明日會戰
綸許之安南侯駿見景軍退以爲走卽與壯士逐之景旋軍擊之
駿敗走趣綸軍景乘勝追擊之諸軍皆潰綸奔朱方景擒西豐公
大春主帥霍俊等還至城下使言曰邵陵已爲亂兵所殺俊獨曰
王小失利已全軍還京口城中但堅守援軍尋至賊以刀毆其背
俊辭色彌厲正德殺之

十二月梁鄱陽王範南康王會理將兵入援

鄱陽王範遣其豈子嗣與西豫州刺史裴之高建安太守趙鳳舉

各將兵入援軍于蔡州以待上流諸軍封山侯正表鎮鍾離叛附
侯景景以爲郡王正表乃於歐陽立柵以斷援軍帥衆一萬欲襲
廣陵令劉恂以告南兖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十二月會理使洵帥
兵夜襲破之收其兵糧歸就會理與之入援

梁散騎常侍韋粲及東西道都督裴之高柳仲禮等各以兵入援推
仲禮爲大都督

己巳春正月侯景襲梁援軍韋粲死之柳仲禮擊景敗之

己巳正月朔柳仲禮自新林移營大桁曾大霧韋粲軍迷失道比
及青塘夜已過半立柵未合侯景亟帥銳卒攻之粲使軍主鄭逸
逆擊之命劉叔胤以舟師截其後叔胤不敢進逸遂敗景乘勝入
粲營左右牽粲避賊粲不動叱子弟力戰遂與子尼及弟助警構

從弟昂皆戰死親戚死者數百人仲禮方食投箸被甲與其麾下
百騎馳往救之與景戰大破之斬首數百級溺死千餘人仲禮稍
將及景而賊將支伯仁自後斫仲禮中肩景得免自是不敢復濟
南岸仲禮亦氣衰不復言戰矣邵陵王綸復收散卒自東道至列
營析南亦推柳仲禮爲大都督

梁北徐州刺史蕭正表以州叛降東魏

梁援軍擊侯景天門太守樊文皎戰歿

臺城與援軍信命久絕援軍募人能入城送啓者李朗請先受鞭
詐爲得罪叛投賊因得入城城中方知援兵四集舉城鼓譟諸軍
渡淮攻東府前柵焚之高州刺史李遷仕及樊文皎帥銳卒五千
獨進深入所向摧靡至菰首橋東侯景將宋子仙伏兵擊之文皎

戰死遷任遁還援軍初至建康士民扶老攜幼以候之纔過淮卽
縱兵剽掠由是士民失望賊中有謀應官軍者聞之亦止

二月梁以侯景爲大丞相與之盟勅止援軍

初臺城之閉也公卿以食爲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取諸府藏錦
帛聚德陽堂而不備新芻魚鹽至是壞尚書省爲新撤薦剉以飼
馬軍士或者鎧熏鼠捕雀而食之屠馬於省殿間雜以人肉食者
必病侯景衆亦饑抄掠無所獲東城有米可支一年援軍斷其路
景甚患之王偉請僞求和以緩其勢運米入石頭然後休息士馬
繕修器械伺其懈怠擊之景從之拜表求和太子白梁主請許之
梁主怒曰和不如死太子固請梁主遲回久之乃曰汝自圖之勿
令取笑千載遂報許之景乞割江右四州之地并求宣城王大器
出迎然後濟江中領軍傅岐固爭曰豈有賊舉兵圍宮闕而更與
之和乎此特欲却投軍耳且宣城嫡嗣之重國命所繫豈可爲質
梁主乃以大器之第石城公大款質於景勅諸軍不得復進詔以
景爲大丞相豫州牧河南王如故設壇門外遣使與王克與王偉
等盟旣盟而景圍不解專修鎧仗託云無船不得卽發又云恐南
軍見躡遣石城公還臺求宣城王出送邀求稍廣了無去志太子
知其詐言猶羈縻不絕會南康王會理湘潭侯退西昌世子或衆
合三萬至馬邠州景慮其自白下而上啓云請北軍聚還南岸不
爾防臣濟江太子卽勒會理自白下城移軍江潭苑乙卯景又啓
曰適有西岸信至高澄已得壽陽鍾離臣今無所投足求借廣陵
并譙州俟得壽陽卽奉還朝廷又云援軍旣在南岸須於京口渡

江太子並答許之庚戌景又啓曰永安侯確直閣趙威方頻隔柵見詬云天子自與汝盟我終當破汝乞召侯及威方入卽當引路梁主召確確累辭不入邵陵王綸泣謂確曰圍城旣久聖上憂危臣子之情切於以火故欲且盟而遣之更申後計成命已決何得拒違確曰侯景雖云欲去而不解長圍其意可見入城何益綸大怒欲斬之確乃泣涕入城梁主常蔬食至是蔬茹皆絕湘東王繹軍於郢州之武城與河東王譽桂陽王暕皆淹留不進及得梁主勅繹欲旋師參軍蕭賁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童子能斬之矣必不爲也大王以十萬之衆未見賊而退奈何繹不悅未幾因事殺之

三月侯景陷梁臺城自稱大都督錄尚書事邵陵王綸奔會稽柳仲禮等叛降景景廢蕭正德以爲大司馬

侯景旣運東府米入石頭王偉聞荊州軍退援軍不相統一乃說景曰王以人臣舉兵圍守宮闕逼辱妃主殘穢宗廟今日持此欲安所容身乎背盟而捷自古多矣願且觀其變景遂啓陳梁主十失曰陛下崇飭虛誕惡聞實錄以妖怪爲嘉禎以天譴爲無咎敷演六藝排擯前儒王莽之法也以鐵爲貨輕重無常公孫之制也爛羊鑄印朝章鄙雜更始趙倫之化也豫章讎父邵陵冠布石虎之風也修建浮圖四民饑餒竿融姚興之代也又言建康宮室崇侈陛下唯與主書參斷萬機政以賄成諸闈豪盛衆僧般實皇太子珠玉是好酒色是耽邵陵所在殘破湘東羣下貪縱南康定襄之屬皆如沐猴而冠耳伏願小懲大戒放讒納忠使臣無再舉之

憂陛下無嬰城之辱則萬姓幸甚梁主覽啓慚怒三月朔以景違盟舉烽鼓譟初閉城之日男女十餘萬擐甲者二萬餘人被圍既久人多身腫氣急死者什八九乘城不滿四千人率皆羸喘橫尸滿路而衆心猶望外援柳仲禮唯聚妓置酒作樂諸將日往請戰仲禮不許南康王會理與羊鴉仁趙伯超等進營於東府城北約夜度軍爲景所敗景又求和梁主使御史中丞沈浚至景所見景無去志發憤責之景橫刀叱之浚負恩忘義違棄詛盟固天地所不容沈浚五十之年常恐不得所何爲以死相懼邪因徑去不顧於是景復攻城晝夜不息邵陵世子堅屯大陽門終日痛飲不恤吏士其書佐董勛熊曇朗夜引景衆登城永安侯確力戰不能却乃排入啓梁主云城已陷梁主安臥不動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因謂確曰速去語汝父勿以二宮爲念景入見於太極東堂以甲士五百人自衛稽顙殿下典儀引就三公榻梁主神色不變問曰卿在軍中日久無乃爲勞景不敢仰視汗流被面又曰卿何州人而敢至此妻子猶在北耶景皆不能對任約從傍代對曰臣景妻子皆爲高氏所屠惟以一身歸陛下上又問初度江有幾人景曰千人圍臺城幾人曰十萬今有幾人曰率土之內莫非已有梁主俛首不言復至永福省見太子太子亦無懼容侍衛皆驚散惟徐摛殷不害侍側摛謂景曰當以禮見景乃拜退謂王僧貴曰吾常跨鞍對陳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惛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於是悉撤兩宮侍衛縱兵掠乘輿服御官人皆盡收朝士王侯送永福省矯詔大

赦自加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建康士民逃難四出景以詔命解外援軍柳仲禮召諸將議之邵陵王綸曰今日之命委之將軍仲禮熟視不對裴之高王僧辯曰將軍擁衆百萬致官闕淪沒正當悉力決戰何所多言仲禮竟無一言諸軍乃散綸奔會稽仲禮及羊鴉仁王僧辯趙伯超並開營降賊軍士歎憤仲禮等入城先拜景而後見梁主梁主不與言見津津慟哭曰汝非我子何勞相見景遣仲禮歸司州僧辯歸竟陵初臨賀王正德與景約平城之日不得全二宮及城開正德帥衆揮刃欲入不得景更以正德爲大司馬正德入見梁主拜且泣梁主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侯景陷梁廣陵

侯景以董紹先爲江北行臺使齎勅召南康王會理紹先以羸兵三百至廣陵會理士馬甚盛僚佐說會理曰景已陷京邑欲除諸藩然後篡位若四方拒絕立當潰敗奈何委全州之地以資寇乎不如殺紹先發兵拒守與魏連和以待其變會理素懦卽以城授之紹先悉收廣陵文武部曲鎧仗金帛遣會理單馬還建康

梁吳郡太守袁君正以郡叛附侯景

侯景遣于子悅等將羸兵數百東掠吳郡新城戍主戴僧邊有精兵五千說太守袁君正曰賊今乏食臺中所得不支一句若閉關拒守立可餓死君正素怯郊迎之子悅執君正掠奪財物子女東人皆立堡拒之景又以任約爲南道行臺鎮姑孰

梁宣城吳興起兵拒侯景

侯景遣來亮入宛陵宣城太守楊白華誘而斬之景遣李賢明攻

夏通史事 卷六 四九十七
之不克御史中丞沈浚避難東歸與吳興太守張嶷起兵討景景
號令所行唯吳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

五月梁主衍殂太子綱立

梁主雖外爲侯景所制而內甚不平景欲以宋子仙爲司空梁主
曰調和陰陽安用此物景不能彊心甚憚之太子泣諫梁主曰若
社稷有靈猶當克復如其不然何事流涕是後梁主所求多不遂
志飲饔亦爲所裁節憂憤成疾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殂年
八十六景秘不發喪太子嗚咽流涕不敢泄聲旣而發喪遂卽位
立宣城王大器爲太子高祖之末建康士民爭尚豪華糧無半年
之儲常資四方委輸自景亂道路斷絕人至相食不免餓死者
百無一二貴戚豪族皆自出採稻填委溝壑不可勝數中軍

梁書史臣曰夫道不恒夷運無常泰斯則窮通有數盛衰相襲
時屯陽九蓋在茲焉若乃侯景小豎叛換本國識不周身勇非
出類而王偉爲其謀主成此姦慝驅率醜徒陵江直濟長戟強
弩淪覆宮闕禍纏宸極毒徧黎元肆其恣睢之心成其篡盜之
禍嗚呼國之將亡必降殃孽雖曰人事抑乃天時昔夷羿亂夏
犬戎厄周漢則莽卓流災晉則敦玄構禍方之羯賊有逾其酷
悲夫

南史論曰侯景起於邊服備嘗艱險自北而南多行狡算于時
江表之地不見干戈梁武以耄期之年溺情釋教外弛藩籬之
固內絕防閑之心不備不虞難以爲國加以奸回在側貨賄潛
通景乃因機騁詐肆行矯慝王偉爲其謀主飾以文辭武帝溺

易道女事 卷二
於知音惑茲邪說遂使乘桴直濟長江喪其天險揚旌指闕金
墉亡其地利生靈塗炭宗社丘墟哀哉

庾言曰金陵固形勝之都而佳麗地也四方之所輻湊其人多
經商旅寓遊食客兵王此者材武使人則有勇知方進可以圖
中原退可以守江左文弱不振則習爲惰怯進無闕志退有離
心故當其盛也六朝南唐皆以是建業號爲富強而赤壁淝水
采石之戰偏師足破大敵及其衰也六朝南唐皆不數世而亡
諸圖南者役不再籍而王敦桓玄侯景之徒亂賊遂陷堅城然
兼并篡奪者未嘗不撫安新附求定太平惟景以羯胡得志屠
毒生靈考其禍亂未有若思之慘也景雖族誅安足洩金陵山
川之憤哉

侯子鑒入吳郡以廂公蘇單于爲吳郡太守遣儀同宋子仙等將
兵東屯錢塘新城戍主戴僧邊拒之東揚州刺史蕭大連亦據州
不受景命六月宋子仙圍戴僧邊不克吳盜陸緝等起兵襲吳郡
殺蘇單于惟文成侯寧爲主陸緝等競爲暴掠吳人不附宋子仙
自錢塘旋軍擊之緝棄城奔海鹽子仙復據吳郡景置吳州於吳
郡以安陸王大春爲刺史

侯景殺蕭正德

正德怨侯景賣己密書召郢州刺史使以兵入景遮得其書縊殺
之

梁永安侯確謀討侯景不克而死

景愛永安侯確之勇常寘左右邵陵王綸潛遣人呼之確曰景輕

與糾合武士百餘人襲廣陵斬董紹先馳檄遠近推蕭勛為刺史
景遣郭元建攻之皓嬰城固守

二月侯景陷廣陵殺梁祖皓屠其城

景遣侯子鑒帥舟師八千自帥徒兵萬攻廣陵三日克之執祖皓
殺之以子鑒為南交州刺史鎮廣陵景還建康以安陸王大春為
東揚州刺史

梁旱蝗

時江南連年旱蝗江揚尤甚百姓流亡草木根葉食之皆盡富室
或衣羅綺懷金玉而歿白骨成丘侯景性殘酷於石頭立大碓有
犯法者擣殺之常戒諸將曰破柵平城當淨殺之使天下知吾威
名由是百姓不附又禁人偶語犯者刑及外族為其將帥者悉櫛

行臺來降附者悉櫛開府

夏四月梁湘東王繹移檄討侯景

詳中興類
梁元帝章

五月梁武陵王紀遣其世子圓照將兵赴援次于白帝

詳餘
分類

秋七月侯景陷江州及豫章

初東魏遣牒雲洛等迎鄱陽世子嗣使鎮皖城未行侯景遣任約
將兵寇江州洛等引去嗣遂失援出戰敗死約遂略地至湓城尋
陽王大心出兵戰敗帳下猶有戰士千餘人咸勸大心走保建州
大心不能用遂以州降景遣于慶略地至豫章侯瑱力屈亦降之
景以瑱同姓待之甚厚質其妻子遣隨慶徇蠡南諸郡以瑱為湘
州刺史巴山人黃法氈有勇力合徒眾保鄉里太守賀詡下江州
命法氈監郡事屯新塗慶分兵襲之法氈敗之陳霸先使周文育

進軍擊慶法，斃引兵會之。

九月，侯景自稱漢王。

侯景進位相國，封十二郡為漢王，加殊禮。景又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梁主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

冬十月，梁寧州刺史徐文盛敗侯景兵于貝磯。

初，梁寧州刺史徐文盛募兵討侯景。湘東王繹使軍兵東下，與任約遇。軍貝磯，任約逆戰，文盛大破之。進軍大舉，口景以約守西陽，久不能進，自出屯晉熙。

侯景殺梁南康王會理、武林侯諮。

南康王會理以侯景既出，建康空虛，與柳敬禮、西鄉侯勸、東鄉侯勸謀起兵誅王偉、建安侯賁、中宿世子子邕，以告偉、偉收會理等，殺之。錢塘褚冕以會理故，舊捶掠于計，終無異言。會理隔壁謂之曰：「卿雖忍死，明我我心，實欲殺賊。冕竟不服，景乃宥之。」梁主既立，景防衛甚嚴，惟武林侯諮及僕射王克舍人殷不害並以文弱得出入臥內，講論而已。及是，克不害懼禍，稍自疎，諮獨不去。景惡之，使人殺之，封賁為竟陵王子，邕為隨王，賜姓侯氏。

辛未春閏三月，梁徐文盛伐侯景，敗之。

任約告急，侯景自帥衆西上，以太子大器為質，留王偉居守。至西陽，與徐文盛夾江築壘，文盛擊破之。景遁還營。

夏四月，侯景陷梁郢州，執刺史蕭方諸、徐文盛，奔江陵。

方諸年十五，恃文盛在近，不設備。日以菹酒為樂。侯景使宋子仙任約襲之，入其城。方諸拜迎，鮑泉匿牀下，擒以送景。景因便風中

江舉帆遂越文盛等軍直入江夏文盛眾懼而潰逃歸江陵巴州刺史王恂將軍柱幼安降景

五月梁湘東王繹遣大都督王僧辯伐侯景次巴陵景攻之不克六月繹使胡僧祐擊景敗之獲其將任約景遁還詳中興類

梁王僧辯克郢州獲侯景將宋子仙殺之詳中興類

秋七月豫章復為梁王僧辯克益城江州刺史陳霸先引兵會之詳中興類

與類梁元帝

八月侯景廢梁主綱殺太子大器而立豫章王棟

初景既克建康常言吳兒怯易取須定中原然後為帝後納溧陽公主妨於政事王偉屢諫景以告主主怒偉恐為所讒因說景除梁主及景自巴陵敗歸猛將多歿自恐不能久存偉因說以廢立

曰自古移鼎必須廢立既示我威權且絕彼民望自來奸雄篡國者多用此術也

景從之使謝昊為禪位豫章王棟詔逼帝使書之遣衛尉卿彭雋等帥兵入殿廢帝為晉安王幽于永福省下詔迎豫章王棟殺太

子大器等及王侯在建康者二十餘人棟即帝位太尉郭元建聞之自秦郡馳還謂景曰主上先帝太子既無愆失何得廢之景曰

王偉勸吾云早除民望吾故從之以安天下元建曰吾挾天子令諸侯猶懼不濟無故廢之乃所以自危何安之有景欲迎帝復位

以棟為太孫王偉曰廢立大事豈可數改耶乃止乙丑景又使殺南海王大臨于吳郡南郡王大連于姑孰安陸王大春于會稽高

唐王大壯于京口

冬十月侯景弑梁主綱

王偉說侯景弒簡文帝以絕衆心景從之使偉與彭雋等進酒之侯景將劉神茂以浙東附梁湘東王繹

十一月侯景廢梁主棟自稱漢帝

十一月己卯加侯景九錫漢國置丞相以下官己丑豫章王棟禪位于景景即皇帝位於南郊還登太極殿其黨數萬皆吹脣鼓譟而上大赦改元太始封棟為淮陰王并其二弟橋樛同鎖于密室景之作相也以西州為府文武無尊卑皆引接及居禁中非故舊不得見由是諸將多怨望景好獨乘小馬彈射飛鳥王偉每禁止之不許輕出景鬱鬱不樂更成失志曰吾無事為帝與受擯不殊壬申承聖二年春二月梁湘東王繹遣王僧辯陳霸先討侯景景敗走吳八月侯景伏誅

學海君道部卷之一百九十七

茶蓼編

創業類

亂賊始事一

漢賊篇

董卓作亂章

董卓隴西臨洮人初累軍功至并州刺史

漢書本傳曰董卓臨洮人也性麤猛有謀少嘗遊羌中盡與豪帥相結由是以健俠知名為州兵馬掾嘗徵守塞下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為羌胡所畏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從中郎將張奐為軍司馬共擊叛羌破之拜郎中賜縑九千匹卓曰為者則已有者則士言為功者雖已而共有者乃士乃悉分與吏兵無所畱稍

遷西域戊巳校尉坐事免後爲并州刺史河東太守

靈帝中平元年甲子夏五月盧植圍張角於廣宗檻車徵還遣中郎將董卓代之

盧植連破張角角走廣宗植築圍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視軍求賂不得還讒於帝帝怒檻車徵植還拜董卓爲中郎將持節代植卓擊張角於下曲陽軍敗抵罪其冬北地先零羌及涼州羣盜反共立北宮伯玉爲將軍劫致邊章韓遂使專任軍政殺太守燒州郡明年春入寇三輔詔復以卓爲中郎將從車騎將軍皇甫嵩討之嵩無功罷歸復以司空張溫爲車騎將軍代嵩拜卓爲破虜將軍統於溫

中平二年乙丑十一月張溫擊涼州賊邊章韓遂不利十一月將軍董卓破走之

卓破走之

張溫將兵十餘萬屯美陽邊章韓遂至溫卓與戰輒不利十一月夜有流星如火光長十餘丈照章遂營中驢馬盡鳴賊以爲不祥欲歸金城卓聞之喜明日乃與右扶風鮑鴻并兵俱攻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章遂走榆中溫遣周慎追之章遂反斷慎運道慎棄車而退溫又使卓將兵二萬討先零羌胡圍卓於望垣北糧食乏絕乃於所渡水中僞立隄以捕魚而潛從隄下過軍比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渡遂還屯扶風張溫以詔書召卓卓良久乃詣溫溫責讓卓卓應對不順溫叅軍孫堅前耳語謂溫曰卓不怖罪而驕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河隴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王師威震天下何賴於

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衆二罪也卓受任無功應召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斷以成功者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卽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遂出朝廷遣使就長安拜溫爲太尉封卓釐鄉侯六年_巳春二月皇甫嵩擊王國大破之

丁卯三月韓遂殺邊章及北宮伯玉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涼州別駕殺刺史耿鄙以應之遂圍漢陽太守傅燮與戰死之鄙司馬馬騰亦擁兵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爲主寇掠三輔戊辰十一月王國圍陳倉復拜卓前將軍與左將軍皇甫嵩合兵四萬人拒之卓謂嵩曰陳倉危急請速救之嵩曰不然陳倉雖小城守固備王國雖強未易可拔其衆必疲疲而擊之全勝之道也國攻陳倉八十餘日不拔疲敝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窮寇易迫歸衆勿追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遂獨進連戰大破之卓大慙恨由是與嵩有隙

光熹元年_巳秋七月大將軍進謀誅宦官召董卓將兵詣京師太后詔罷諸宦官八月宦官張讓等殺入宮殺進劫太后帝出至河上司隸校尉袁紹捕宦者悉誅之帝還宮以卓爲司空

初靈帝徵董卓爲少府卓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言牢直不畢稟賜斷絕妻子饑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慙腸狗態臣不能禁止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朝廷不能制及帝寢疾璽書拜卓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上書言臣誤蒙天恩

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爲臣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北州效力邊陲嵩從子酈說嵩曰天下兵柄在大人與董卓耳今怨隙已結勢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彼度京師政亂故敢躊躇不進此懷姦也二者刑所不赦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爲元帥仗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無不濟也嵩曰違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乃上書以聞帝以讓卓卓亦不奉詔駐兵河東以觀時變何進召卓使將兵詣京師侍御史鄭泰諫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厭若借之朝政授以兵柄將恣凶欲必危朝廷明公以親德之重據阿衡之權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宜假卓以爲資援也且事由變生殷鑒不遠宜在速決尚書盧植亦言不宜召卓進皆不從泰乃棄官去謂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府掾王匡騎都尉鮑信皆泰山人進使還鄉里募兵并召東郡太守喬瑁屯成臯使武猛都尉丁原將數千人寇河內燒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誅宦官爲言董卓聞召卽時就道并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潰癰雖痛勝於內食昔趙鞅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今臣輒鳴鐘鼓如雒陽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太后猶不從何苗謂進曰始共從南陽來俱以貧賤依省內以致富貴國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收宜深思之且與省內和也卓至澠池而進更狐疑使諫議大夫种邵宣詔止之卓不受詔遂前至河南邵迎勞之因譬令還軍卓疑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脅邵邵怒稱詔叱之軍士皆披遂前質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

邵暉之孫也袁紹懼進變計因脅之曰交構已成形勢已露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事久變生復爲竇氏矣進於是以紹爲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從事中郎王允爲河南尹紹使雒陽方略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馳驛上奏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惟留進素所私人以守省中諸常侍小黃門皆詣進謝罪惟所措置進謂曰天下洶洶正患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早各就國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至於再三進不許紹又爲書告諸州郡詐宣進意使捕案中官親屬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叩頭謂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太后乃詔皆復入直進入長樂宮白

太后請盡誅諸常侍張讓段規使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其黨持兵伏省戶下斬進將少帝及陳留王從復道走北宮袁紹引兵屯闕下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殺之進攻省內讓等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夜至河上讓等投河死董卓至顯陽苑遠見火起知有變引兵急進未明到城西聞帝在北因與公卿往奉迎於北邙阪下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涕泣羣公謂卓曰有詔却兵卓曰公諸人爲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却兵之有卓與帝語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由起王答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以王爲賢且爲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遂有廢立之意是日帝還宮赦天下改光熹爲昭寧失傳國璽餘璽皆得之以丁原爲執金吾騎都尉鮑信自

泰山募兵適至說袁紹曰董卓擁彊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爲所制及其新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信乃引兵還泰山董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爲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旦乃大陳旌鼓而還以爲西兵復至雒中無知者俄而進及弟苗部曲皆歸於卓卓又陰使丁原部曲司馬五原呂布殺原而并其衆卓兵於是大盛乃諷朝廷以久雨策免司空劉弘而代之初蔡邕徙朔方會赦得還五原太守王智甫之弟也奏邕謗訕朝廷邕遂亡命江海積十二年董卓聞其名而辟之稱疾不就卓怒罵曰我能族人懼而應命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爲侍中

劉氏曰卓前書將軍矣此則曷爲不書於是卓屢徵拜不奉詔也直書董卓而冠之以進召罪進也漢之禍進爲之

秋九月卓廢帝爲弘農王奉陳留王協卽位遂弒太后何氏

董卓謂袁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今人憤毒董侯似可令欲立爲能勝史侯否人有小智大癡亦知復何如爲當且爾劉氏種不足復遺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公欲廢嫡立庶恐衆不從公議也卓按劔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爲之誰敢不從爾謂董卓刀爲不利乎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引佩刀橫揖徑出卓以新至見紹大家故不敢害紹懸節於上東門逃犇冀州九月癸酉卓大會百僚奮首而言曰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爲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何如公

卿以下皆惶恐莫敢對卓又抗言曰昔霍光定策延年按劍有敢沮大議皆以軍法從事坐者震動尚書盧植獨曰昔太甲既立不明昌邑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將殺植蔡邕爲之請議郎彭伯亦諫卓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植遂逃隱於上谷卓以廢立議示太傅袁隗隗報如議甲戌卓復集羣僚於崇德前殿遂脅太后策廢小帝曰皇帝在喪無人子之心威儀不類人君今廢爲弘農王立陳留王協爲帝袁隗解帝璽綬以奉陳留王扶弘農王下殿北面稱臣太后鯁涕群臣含悲莫敢言者卓又議太后踈迫永樂宮至今憂死逆婦姑之禮乃遷太后於永安宮赦天下改昭寧爲永漢丙子卓醜殺何太后公卿以下不布服會葬素衣而已卓又發何苗棺出其尸支解節斷於道邊殺苗母舞陽君棄尸於苑枳落中詔除公卿以下子弟爲郎以補宦官之職侍於殿上

尹氏曰踈迫永樂失婦姑禮此豈非董賊藉口之詞乎然剛目於此且正其弑逆之名而何氏不失爲太后者亂臣賊子假問罪之說以行其私借使何后無可指之失亦必不能免此固綱目誅討之意不以有詞可執而未減其罪爲後世窒賊亂之門杜篡弑之漸拔本塞源之論也

卓自爲太尉領前將軍事

卓自爲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郿

漢時屬右扶風今改屬鳳

翔侯

劉氏曰官未有書自爲者書自爲專也官書自爲自卓始自是不勝書矣

遣使弔祭陳蕃竇武及諸黨人復其爵位

卓與司徒黃琬司空楊彪俱帶鐵鎖詣闕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以從人望於是悉復蕃等爵位擢用子孫

尹氏曰衰亂之世信用羣小殺戮忠良人情憤怒故奸雄借以爲辭稱兵問罪既得所欲則必申理冤枉擢用名流以快海內之心如董卓遣使弔祭陳竇及聘召處士申屠蟠之類是也人主知之兢兢業業用賢去佞母使奸雄得以爲借手之地可也十一月卓自爲相國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

卓自爲相國入朝不趨劔履上殿封母爲池陽君置令丞是時洛

中貴賤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殷積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

淫略婦女剽虜資物謂之搜牢

言牢固者皆搜索取之也

人情崩恐不保朝夕

及何后葬開文陵

靈帝之陵

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姦亂公主妻略宮人

虐刑濫罰睚眦必死羣僚內外莫能自固卓常遣軍至陽城時人會於社下悉令就斬之駕其車重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轅歌呼而還又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鐘虞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故貨賤物貴穀石數萬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便人用時人以爲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而今毀之雖成毀不同凶暴相類焉

尹氏曰莽卓在漢均爲逆賊然綱目於莽自得志以至卽真皆以太皇太后冠於其上而不曰莽自爲者所以著母后之禍爲

萬世戒也至董卓則書卓自爲太尉自爲相國自爲太師者所以窒篡竊之源使後世亂臣賊子欲假朝廷之命以自進其爵位者無得爲欺天下之具也嗚呼自是而後竊命之臣皆用此例矣

十二月徵處士申屠蟠不至以黃琬爲太尉楊彪爲司徒荀爽爲司空

初尚書武威周毖城門校尉汝南伍瓊說董卓矯桓靈之政擢用天下名士以收衆望卓從之命毖瓊與尚書鄭泰長史何顥等沙汰穢惡顯拔幽滯於是徵處士荀爽陳紀韓融申屠蟠復就拜爽平原相行至宛陵遷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自被徵命及登台司凡九十三日又以爽爲五官中郎將融爲大鴻臚紀實之子

融詔之子也爽等皆畏卓之暴無敢不至獨申屠蟠得徵書人勸之行蟠笑而不答卓終不能屈年七十餘以壽終卓又以尚書韓馥爲冀州牧侍中劉岱爲兗州刺史陳畱孔伉爲豫州刺史東平張邈爲陳畱太守潁川張咨爲南陽太守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董卓性殘忍一旦專政據有國家甲兵珍寶威震天下所願無極語賓客曰我相貴無上也侍御史擾龍宗請卓白事不解劔立搃殺之

尹氏曰申屠蟠見幾而作又不爲董卓所屈異乎荀爽諸人矣以袁紹爲渤海太守

時幽州牧劉虞已拜太尉卓拜虞爲大司馬

卓自爲太尉虞爲大司馬卓購求

袁紹急周毖伍瓊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

體恐懼出犇非有它志今急購之勢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爲然乃即拜紹渤海太守封邠鄉侯又以袁術爲後將軍曹操爲驍騎校尉術畏卓出犇南陽是時豪傑多欲起兵討卓者袁紹在渤海冀州牧韓馥遣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搖東郡太守喬瑁詐作京師三公移書與州郡陳卓罪惡云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兵解國患難馥得移請諸從事問曰今當助袁氏邪助董氏邪治中從事劉子惠曰今與兵爲國何謂袁董馥有慙色子惠復言兵者凶事不可爲首今宜往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和之冀州於他州不爲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馥然之馥乃作書與紹道卓之惡聽其舉兵

獻帝初平元年

庚午

春正月關東州郡起兵討卓推袁紹爲盟主

卓弒弘農王

癸酉董卓使郎中令李儒醜殺弘農王辯

卓奏免太尉琬司徒彪以王允爲司徒

卓議大發兵以討山東尚書鄭泰曰夫政在德不在衆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爲無用邪泰曰非謂其然也以爲山東不足加大兵耳明公出自西州少爲將帥閑習軍事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闕堂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竝無軍旅之才臨鋒決敵非公之儔也况王爵不加尊卑無序若恃衆怙力將各基峙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與齊進退也且山東

承平日久民不習戰關西頃遭羌寇婦女皆能挾弓而鬪天下所畏者無若并涼之人與羌胡義從而明公擁之以爲爪牙譬猶驅虎兇以赴犬羊鼓烈風以掃枯葉誰敢禦之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爲非棄德恃衆自虧威重也卓乃悅旣而又以山東兵盛欲遷都以避之公卿皆不欲而莫敢言卓表河南尹朱儁爲大僕以爲已副使者召拜儁辭不肯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以成山東之釁臣不知其可也使者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何也儁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非計事所急也辭所不堪言其所急臣之宜也由是止不爲副卓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官雒陽於今亦十一世矣按石包讖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皆默然司徒楊彪

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盤庚遷亳殷民胥怨昔關中遭王莽殘破故光武更都雒邑歷年已久百姓安樂今無故捐宗廟棄園陵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石包讖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杜陵有武帝陶竈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驅之可令詣滄海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彪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邪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之勢也卓意少解琬退又爲駁議二月乙亥卓以災異奏免琬彪等以光祿勳趙謙爲太尉太僕王允爲司徒城門校尉伍瓊督軍校尉周毖固諫遷

都卓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君勸用善士故卓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庚辰收瓊苾斬之楊彪黃琬恐懼詣卓謝卓亦悔殺瓊苾乃復表彪琬爲光祿大夫

二月卓徵蓋勳爲議郎皇甫嵩爲城門校尉

卓徵京兆尹蓋勳爲議郎時左將軍皇甫嵩將兵三萬屯扶風勳密與嵩謀討卓會卓亦徵嵩爲城門校尉嵩長史梁衍說嵩曰董卓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及卓在雒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迎接至尊奉令討逆徵兵羣帥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遂就徵勳以衆弱不能獨立亦還京師卓以勳爲越騎校尉河南尹朱儁爲卓陳軍事卓折儁曰我百戰百勝決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汗我刀蓋勳曰昔武丁

之明猶求箴諫况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乃謝之 卓遣

軍至陽城值民會於社下悉就斬之駕其車重載其婦女以頭擊車轅歌呼還雒云攻賊大獲卓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爲婢妾三月卓遷都長安燒洛陽宮廟發諸帝陵車駕西遷

丁亥車駕西遷董卓收諸富室以罪惡誅之沒入其財物死者不可勝計悉驅徙其餘民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饑餓寇掠積屍盈路卓自畱屯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室屋蕩盡無復雞犬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卓獲山東兵以猪膏塗布十餘匹用纏其身然後燒之先從足起三月乙巳車駕入長安居京兆府舍後乃稍葺宮室而居之時董卓未至朝政大小皆委之王允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

甚有大臣之度自天子及朝中皆倚允允屈意承卓卓亦雅信焉
卓殺太傅袁隗滅其族長沙太守孫堅舉兵討卓將軍袁術據魯陽
曹操與卓兵戰於滎陽不克還屯河內

袁紹等畏卓之強莫敢先進操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眾已合諸
君何疑向使董卓倚王室據舊京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
猶足爲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
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遂引兵西至滎陽遇卓將徐榮與戰操兵
敗遁還酸棗諸軍十餘萬日置酒高會操責讓之因爲謀不聽操
乃還屯河內頃之酸棗食盡衆散六月卓遣大鴻臚韓融少府陰
修執金吾胡毋班將大匠吳修越騎校尉王瓌安集關東解譬袁
紹等胡毋班吳修王瓌至河內袁紹使王匡悉收擊殺之袁術亦
殺陰修惟韓融以名德免冬王匡屯河陽津將以圖卓卓遣疑兵
挑戰而潛使銳卒從小平津過津北破之

二年未春二月卓自爲太師孫堅進兵擊卓卓敗西走

卓自爲太師位居諸侯王上孫堅進屯梁縣之陽人卓遣將胡軫
呂布攻之軫布不相能軍中驚亂堅追擊之軫布敗走堅還屯卓
遣將軍李權說堅欲與和親令堅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
之堅曰卓逆天無道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
將與乃和親耶復進軍大谷距雒九十里卓自出與堅戰於諸陵
間卓敗走却屯澠池聚兵於陝堅進至雒陽擊呂布復破走堅乃
掃除宗廟祠以太牢得傳國璽於城南甄官井中分兵出新安澠
池間以邀卓卓使東中郎將董越屯澠池中郎將段煨屯華陰中

郎將牛輔屯安邑其餘諸將布在諸縣以禦山東輔卓之婿也卓引還長安孫堅修塞諸陵引軍還魯陽四月董卓至長安公卿皆迎拜車下卓抵手謂御史中丞皇甫嵩曰義真怖未乎嵩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將天下皆懼豈獨嵩乎卓黨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卓以問蔡邕邕曰明公威德誠爲巍巍比之太公愚意以爲未可宜須關東平定車駕還反舊京然後議之卓乃止卓使司隸校尉劉翬籍吏民有爲子不孝爲臣不忠爲吏不清爲弟不順者皆身誅財物沒官於是更相誣引冤死者以千數百姓囂囂道路以目

冬十月卓殺衛尉張溫河南尹朱儁移書州郡徵兵討卓

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卓使人誣告衛尉張溫罪笞殺以應之初董卓入關留朱儁守雒陽而儁潛與山東諸將通謀懼爲卓所襲出奔荊州卓以弘農楊懿爲河南尹儁復引兵還雒擊懿走之儁以河南殘破無所資乃東屯中牟移書州郡請師討卓徐州刺史陶謙上儁行車騎將軍遣精兵三千助之餘州郡亦有所給

三年_{壬申}春正月卓遣校尉李傕郭汜張濟擊朱儁於中牟破之遂掠潁川夏四月王允使中郎將呂布誅董卓

正月董卓遣牛輔將兵屯陝輔分遣校尉北地李傕張掖郭汜武威張濟將步騎數萬擊破朱儁於中牟因掠陳畱潁川諸縣所過殺虜無遺四月董卓以其弟旻爲左將軍兄子璜爲中軍校尉皆典兵事宗族內外竝列朝廷卓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

卓車服僭擬天子招呼三台尚書以下皆自詣卓府啓事又築塢於郿高厚皆七尺號曰萬歲塢積穀爲二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卓忍於誅殺諸將言語有蹉跌者便戮於前人不聊生司徒王允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瑞尚書楊瓚密謀誅卓允素善待卓將呂布布失意於卓見允言狀允因以誅卓之謀告之布許之遂殺卓於朝百姓歌舞於道弟旻瓚等及宗族老弱在郿皆爲其下所殺母年九十亦卽斬首

後漢書論曰董卓初以虓闕爲情因遭崩剝之勢故得蹈藉彝倫毀裂畿服夫以剗肝斲趾之性則羣生不足以厭其快然猶折意縉紳遲疑陵奪尚有盜竊之道焉及殘寇乘之倒山傾海崑岡之火自茲而焚版蕩之篇於焉而極嗚呼人之生也難矣天地不仁甚矣

李傕郭汜卓部曲也卓誅傕汜等舉兵犯闕殺司徒王允呂布走出關通鑑曰初董卓遣其壻牛輔將兵屯陝輔分遣校尉李傕郭汜張濟將步騎數萬擊破朱雋於中牟因掠陳留潁門諸縣所過殺掠無遺王允旣誅董卓呂布勸允盡殺其部曲允曰此輩無罪不可允始與士孫瑞議特下詔赦卓部曲旣而疑曰部曲從其主耳今若名之惡逆而赦之恐適使深自疑非所以安之也乃止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卓故將校遂轉相恐動皆擁兵自守呂布使李肅至陝以詔命誅牛輔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弘農布誅殺之輔懼失守會營中無故自驚輔欲走爲左右所殺李傕等還輔已死傕等無所依遣使詣長安求救王允曰一歲不可再赦不許

催等益懼不知所爲欲各解散間行歸鄉里討虜校尉賈詡曰諸君若棄軍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爲薰公報仇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後也催等然之乃相與結盟率軍數千晨夜西行隨道收兵比至長安已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圍長安城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叟兵內反六月戊午引催衆入城放兵虜掠布與戰城中不勝將數百騎走出關太常种拂戰死催汜屯南宮掖門殺太僕魯殖大鴻臚周奐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頎吏民死者萬餘人狼籍滿道王允扶帝上宣平門避兵催等於城門下伏地叩頭帝謂催等曰卿等放兵縱橫欲何爲乎催等曰董卓忠於陛下而無故爲呂布所殺臣等爲卓報讐非敢爲逆也請事幸請廷尉受罪催等圍門樓共表請司徒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見之已未赦天下以催爲楊武將軍樊稠等皆爲中郎將催等收司隸校尉黃琬殺之初王允以宋翼爲左馮翊王宏爲右扶風催等欲殺允恐二郡爲患乃光徵翼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催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關東義兵鼎沸欲誅董卓今卓已死其黨與易制耳若舉兵討催等與山東相應此轉禍爲福之計也翼以王命所不得避遂俱就徵甲子催收允及翼宏并殺之

卮言曰李催郭汜之亂賈詡成之也其後又歸曹操爲之謀主詡爲漢賊之尤不容誅矣王宏之計足爲善道而宋翼以王命就死哀哉嗚呼姦雄之挾主服衆賢者多爲所惑後之君子於

此宜權輕重毋以虛名誤也

秋九月李傕郭汜樊稠張濟自為將軍

通鑑曰傕為車騎將軍池陽侯領司隸校尉郭汜為後將軍美陽侯樊稠為右將軍萬年侯張濟為鎮東將軍平陽侯傕汜稠兵筦朝政濟出屯弘農以賈詡為尚書典選

興平元年甲戌春二月諫議大夫种邵等謀誅李傕等不克死之增

通鑑曰初董卓入關說韓遂馬騰與共圖山東遂騰率眾詣長安會卓死傕等皆以為將軍遣遂還留騰屯郿騰私有求於傕不獲

遂與騰合諫議大夫种邵侍中馬宇中郎將劉範杜襲謀使騰

襲長安已為內應以誅傕等壬申騰遂勤兵屯長樂觀邵等謀泄

出奔槐里傕使樊稠郭汜及兄子利擊之還戰於長平觀下騰遂敗斬首萬餘級走還涼州又攻槐里邵等皆死

夏五月李傕郭汜樊稠並開府如三公

漢書卓傳曰傕汜稠開府與三公合為六府皆參選舉傕等各欲用其所舉若一違之便忿憤恚怒主者患之乃以次第用其所舉

先從灌起汜次之稠又次之三公所舉終不見用時長安城中盜賊不禁白日虜掠傕汜稠乃參分城內各備其界猶不能制而其

子弟縱橫侵暴百姓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臭穢滿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饑人作糜

多所金濟死者如故帝於御前作糜杖汶五十於是悉得全濟

二年乙春二月李傕殺樊稠攻郭汜劫帝入其營夏四月郭汜攻李

後漢書
卷一
七
五十五
僊僊遷帝於北塢

通鑑曰董卓初死三輔民尚數十萬戶李傕等放兵劫略加以饑饉二年間相食略盡僊僊稠各相與矜功爭權欲鬪者數矣賈翊每以大體責之雖內不能善外相舍容樊稠之擊馬騰韓遂也李利戰不甚力稠叱之曰人欲截汝父頭何故如此我亦能斬卿耶及騰遂敗走稠追至陳倉遂語稠曰天下反覆未可知相與州里今雖小違要當大同欲共一言乃俱却騎前接馬交臂相加共語良久而別軍還利告僊曰樊韓駢馬笑語不知其辭而意愛甚密僊亦以稠勇而得衆忌之調欲將兵東出關從僊索益兵二月僊請稠會議便於坐殺稠由是諸將轉相疑貳僊數設酒請僊或留僊止宿僊妻恐僊愛僊婢妾思有以間之會僊送饋妻以豉為藥擿以示僊曰一柶不兩雄我固疑將軍信李公也他日僊復請僊飲大醉僊疑其有毒絞糞汁飲之於是各治兵相攻矣帝使侍中尚書和灌僊僊不從僊謀迎帝幸其營夜有亡者告灌三月丙寅僊使兄子暹將數千兵圍宮以車三乘迎帝太尉楊彪曰自古帝王無在人家者諸軍舉事奈何如是暹曰將軍計定矣於是羣臣步從乘輿以出兵卽入殿中掠宮人御物帝至僊營僊又徙御物金帛置其營遂放火燒宮殿官府居民悉盡帝復使公卿和僊僊留楊彪及司空張喜等於其營以爲質朱雋憤病而死四月汜饗公卿議攻僊楊彪曰羣臣共鬪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可行乎汜怒欲手刃之彪曰卿尚不奉國家吾豈求生耶楊密固諫汜乃止灌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綵繒與之許以宮人婦女欲

令攻汜汜陰與催黨張苞等謀攻催丙申汜將兵夜攻催門矢及帝簾帷中又貫催左耳苞等燒屋火不然催將楊奉於外拒汜汜兵退苞等因將所領兵歸汜是日催復移乘輿幸北塢使校尉監塢門內外隔絕侍臣皆有饑色帝求米及牛骨以賜左右催以臭牛骨與之又欲徙帝於池陽黃白城司徒趙溫與催書曰公前屠陷王城殺戮大臣今為睚眦之隙以成千鈞之讎朝廷欲令和解詔令不行而復欲轉乘輿於黃白城此誠老夫所不解也於易一為過再為涉三為沸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解引兵還屯上安萬乘下全生民催大怒欲殺溫其弟應諫之數日乃止催信巫覡厭勝之術常以三牲祠董卓於省門外每對帝或言明陛下或言明帝為帝說郭汜無狀帝亦隨其意應答之催喜自謂良得天子歡心也閏月己卯帝使謁者僕射皇甫鄴和催汜鄴先請汜汜從命又請催催不聽曰郭多盜馬虜耳何敢欲與我同耶必誅之君觀吾方略士眾定辦郭多不多又劫質公卿所為如是而君苟欲左右之邪汜一名多故之鄴曰近者董公之彊將軍所知也呂布受恩而反圖之斯須之間身首異處此有勇而無謀也今將軍身為上將荷國寵榮汜質公卿而將軍脅主誑輕重乎張濟與汜有謀楊奉白波賊帥耳猶知將軍所為非是將軍雖寵之猶不為用也催呵之令出鄴出詣省門白催不肯奉詔辭語不順帝恐催聞之亟令鄴去催遣王昌追殺之昌偽不及鄴得以免催乃自為大司馬在三公之右

六月將軍張濟迎帝東歸秋七月發長安冬十二月帝至弘農張濟

與催汜合追帝至陝帝渡河入李樂營

通鑑曰催汜相攻連月死者以萬數六月催將楊奉謀殺催事泄遂將兵叛催催衆稍衰庚午張濟自陝至欲和淮汜遷乘輿權幸弘農帝亦思舊京遣使宣諭十反汜催許和與質其愛子催妻愛其男和計未定而羌胡數來闕省門曰天子在此中邪李將軍許我官人今皆何在帝患之使問賈詡方略詡乃召羌胡大帥飲食之許以封賞羌胡皆引去催由此卑弱於是復有言和解之計者催乃從之各以女爲質秋七月甲子車駕出宣平門當度橋汜兵數百人遮橋曰此天子非也車不得前催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輿車前兵欲交待中劉艾大呼曰是天子也汜兵乃却夜到霸陵從者皆饑張濟賦給各有差催出屯池陽丙寅以張濟爲驃騎

將軍開府如三公郭汜爲車騎將軍汜欲令車駕幸高陵公卿及濟以爲宜幸弘農帝遣使渝汜汜不從帝遂終日不食汜聞之曰可且幸近縣八月甲辰幸辛豐丙子汜復謀脅帝還都郿謀泄乃棄軍入南山還就催軍冬十月汜黨夏育高碩等謀脅承輿西行楊定董承將兵迎帝幸楊奉營夏育等勒兵欲止乘輿楊定楊奉力戰破之乃得出壬寅行幸華陰將軍段熲與楊定有隙定黨言熲欲反定將與奉承攻熲請帝爲詔帝弗聽奉等乃輒攻熲營不下熲供給御膳廩膳百官無二意詔和解之定等還營催汜悔令車駕東幸聞定攻熲相招共救之因欲劫帝而西楊定亡走荊州張濟與楊奉董承不相平乃復與催汜合十二月帝幸弘農濟催汜共追乘輿大戰於弘農東澗承奉軍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

數沮雋被創墜馬催謂左右曰尚可活否雋罵之曰汝等凶逆逼
劫天子使公卿被害宮人流離亂臣賊子未有如此也催乃殺之
壬申帝露次曹陽承奉乃譎催等與連和而密遣問使至河東招
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及南匈奴率衆數千騎來與承奉共擊催
等大破之斬首數千級庚申車駕發東董承李樂衛乘輿胡才楊
奉韓暹匈奴右賢王於後爲拒催等復來戰奉等大敗死者甚於
東澗李樂曰事急矣陛下宜御馬兵相連綴四十里方得至陝乃
結營自守虎賁羽林不滿百人催汜兵繞管叫呼吏士失色各有
分散之意李樂懼夜渡河具船舉火爲應帝與公卿步出營至舟
中漼見河北有火遣騎候之適見帝渡河呼曰汝等將天子去邪
董承懼射之以被爲幔旣到大陽幸李樂營乙亥帝御牛車幸安
邑河東太守主邑奉獻綿帛悉賦公卿以下封邑爲列侯拜胡才
爲征東將軍張楊爲安國將軍皆假借開府乘輿居棘籬中門戶
無關閉天子與羣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爲笑帝又遣
太僕韓融至弘農與催汜等連和催乃放遣公卿百官頗歸所掠
宮人及乘輿器服已而糧穀盡宮人皆食菜果乙卯張楊自野王
來朝謀以乘輿還雒陽諸將不聽楊復還野王是時長安城空四
十餘日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沮授勸袁紹迎駕都鄴挾天子
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紹不從

尹氏曰書入李樂營則一書劫遷者異矣

建安元年丙子春二月修雒陽宮秋七月帝還雒陽

董承張楊欲以天子還雒陽楊奉李樂不欲由是諸將更相疑貳

二月韓暹攻董承承奔野王韓暹屯聞喜胡才楊奉之塢卿胡才欲攻韓暹帝使人喻止之張楊使董承先繕修雒陽宮五月丙寅帝遣使至楊奉李樂韓暹管求送至雒陽奉等從詔六月車駕幸聞喜楊奉韓暹奉帝東還張楊以糧迎道路七月車駕至雒陽大赦張楊還野王楊奉亦出屯梁韓暹董承並留宿衛諸將皆假節鉞時曹操在許作書與楊奉奉喜而韓暹矜功專恣董承患之因潛召操操乃將兵詣雒陽既至

長楊之罪暹懼誅奔楊奉

曹操入朝遷帝於許自為大將軍冬十月曹操攻楊奉走之二年丁亥劉備誘楊奉赦之三年夏詔將軍段煨等討李傕夷三族韓暹楊冠掠徐揚間劉備誘奉斬之暹與郭汜胡才皆為人所殺李傕夷三族於是董卓之黨盡矣 君道部卷一百九十一終

學海君道部卷之一百九十一

創業類 六十八

亂賊始事二

晉賊篇

張方亂章

張方河間人初為河間王顯將軍

晉書本傳曰張方河間人也世貧賤以材勇得幸於河間王顯累遷兼振武將軍永寧二年壬戌齊王冏討誅趙王倫專朝政驕奢擅權顯表討冏遣方帥兵二萬軍新安而冏為長沙王乂所殺方引兵還

惠帝大安二年 癸亥 秋七月河間王顯成都王穎舉兵反九月帝自將

討顓頊將張方入城大掠

七月河間王顓頊及成都王顓復表討長沙王又顓以方爲都督將人拒方於宜陽方襲商敗之帝幸緱氏方入京城大掠死者萬計十月又奉帝及顓兵戰于建春門大破之

冬十一月長沙王又奉帝討張方不克

長沙王又奉帝攻張方方兵望見乘輿皆退走方遂大敗死者五千餘人方退屯十三里橋衆懼欲夜遁方曰勝負兵家之常善用兵者能因敗爲成今我更作前壘出其不意此奇策也乃夜潛進逼洛城七里築壘數重外引廩穀以足軍食又旣戰以爲方不足憂聞方壘成乃引兵攻之不利顓進兵逼京師方決千金塢水碓皆涸

永興元年甲子春正月東海王越使張方殺長沙王又顓入京師自爲丞相尋還鎮鄴八月顓廢皇后王氏及太子覃

又屢破顓兵城中糧食日窘士卒無離心方以爲洛陽未可克欲還長安而東海王越執又送金墉城方取至營爰而殺之方軍士亦爲之流涕顓入京師復還鎮于鄴河間王顓頓軍於鄭爲東軍聲援聞劉沈兵起還入長安急召方方掠洛中官私奴婢萬餘人而西軍中乏食殺人雜牛馬肉食之方遣其將敦偉擊沈軍敗之遂殺沈顓加方右將軍馮翊太守顓表廢皇后羊氏幽于金墉城廢皇太子覃爲清河王顓表以顓爲皇太弟

尹氏曰張方助顓爲逆大掠京城親與乘輿拒戰綱目前已書

又奉帝討方則其逆順甚明今雖穎兵進逼京師力尚未屈越乃遽自改圖然則非特穎反越亦反也書使方殺又越罪明矣秋七月東海王越奉帝征穎復皇后太子穎遣兵拒戰蕩陰帝遂入鄴八月張方復入京城廢皇后太子

太弟穎僭侈日甚大失衆望司空東海王越與右衛將軍陳耽勸兵入雲龍門以詔召三公百僚戒嚴討穎石超奔鄴越遂復皇后羊氏及太子覃越奉帝北征穎遣兵拒戰乘輿敗績於蕩陰穎遣盧志迎帝入鄴陳耽上官巳奉太子覃守洛陽越還東海時顛遣方將兵二萬救穎聞帝巳入鄴因命方鎮洛陽上官巳與別將苗願拒之大敗而還太子覃夜襲巳願巳願出走方入洛陽覃於廣陽門迎方而拜方下車扶止之復廢皇后太子幽冀州都督王

浚并州刺史東嬴公騰起兵討穎穎兵敗奉帝還洛陽方擁兵專制朝政穎不得復豫事范陽王虓等上言穎弗克負荷宜降封一邑特全其命太宰顛宜委以關右之任張方爲國效節而不達變通未卽西還宜遣還郡所加方官請悉如舊司空越忠國小心宜委以朝政

十一月張方遷帝於長安

張方在洛旣久兵士剽掠始竭衆情喧喧無復留意議欲奉帝遷都長安恐帝及公卿不從欲須帝出而劫之乃請帝謁廟帝不許十一月乙未方引兵入殿以所乘車迎帝帝馳避後園竹中軍人引帝出逼使上車帝垂泣從之方於馬上稽首曰今寇賊縱橫宿衛单少願陛下幸臣壘臣盡死力以備不虞時羣臣皆逃匿惟中

書監慮志侍側曰陛下今日之事當一從右將軍帝遂幸方壘令
方具車載宮人寶物軍人因妻掠後宮分爭府藏方將焚宗廟宮
室以絕人返顧之心盧志曰董卓無道焚燒洛陽怨毒之聲百年
猶存何為襲之乃立帝停方壘三日方擁帝及太弟頴豫章王熾
等趨長安大宰顛帥官屬騎步二萬迎於霸上顛前拜謁帝下車
止之帝入長安以征西府為宮惟僕射荀藩等在洛陽為留臺丞
制行事復皇后羊氏十二月太宰顛廢太弟頴更立豫章王熾為
皇大弟改元永興詔以顛都督中外諸軍事方為中領軍錄尚書
事領京兆太守

時帝在長安京兆太守實掌輦轂下
下張方握兵顛所親倚故使領京兆

二年^{乙丑}夏四月張方復廢羊后

張方脅留臺百官使廢羊后皇甫昌乃與故殿中人楊篇詐稱司
空越命迎羊后於金墉城入宮以后令發兵討方奉迎大駕百官
相與誅昌

秋七月東海王越自領徐州都督傳檄討張方

東海中尉劉洽以張方劫遷車駕勸東海王越討之越傳檄山東
糾率義旅迎天子還舊都徐州刺史東平王楙以徐州之越乃以
司空領徐州都督於是范陽王虓及王浚等共推越為盟主朝士
多赴之

八月東海王越范陽王虓發兵西豫州刺史劉喬拒之太宰顛遣張
方助喬冬十月襲虓破之

東海王越范陽王虓發兵西豫州刺史劉喬拒之顛聞山東兵起
甚懼復表成都王穎鎮鄴又遣將軍呂朗屯洛陽詔越等各就國

越等不從顓以方爲大都督統精卒十萬與呂朗共會許昌并力助喬冬十月喬乘虛襲許破之鎮南大將軍劉弘以張方殘暴知顓必敗乃帥諸軍受越節度十二月呂朗等東屯滎陽成都王穎進據洛陽范陽王虓擊穎將石超斬之劉喬衆潰而走越進屯陽武王浚遣將祁弘將兵助之

光熙元年

丙寅

春正月太宰顓殺張方

東海王越之兵起也使人說顓令奉帝還洛約與分陝爲伯顓欲從之張方自以罪重恐爲誅首謂顓曰令據形勝之地國富兵彊奉天子以號令誰敢不從奈何拱手受制於人顓乃止及劉喬敗顓懼欲罷兵恐方不從猶豫未決方素與長安富人郅輔親善以爲帳下督顓參軍舉垣嘗爲方所侮因說顓曰張方久屯霸上聞

山東兵盛盤桓不進宜防其未萌其親信郅輔具知其謀繆播等復說顓宜急斬方以謝山東可不勞而定顓使人召輔垣迎說輔入使送書於方因殺之斬其首還報顓使人送方首於越以請和越不許呂朗屯滎陽劉琨以方首示之遂降夏四月越進屯温遣祁弘入長安奉帝東還十二月越以詔徵顓爲司徒顓就徵南陽王模自許昌遣將邀殺之

庖言曰亂晉者張方也用方者司馬顓也顓據長安而以兵權屬方使得殘民以逞張其虐餒顓恃方爲功臣方玩顓爲奇貨耳觀其言曰據形勝之地奉天子以令天下此董卓曹操之故智也而方以顓行之何有於顓使顓不殺方方亦必殺顓以自雄矣顓之不死於方而死於模其天藉手於顓以除方歟

王敦反武昌章

王敦瑯琊人初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中書監

晉書本傳曰王敦字處仲司徒導之從父兄也父基治書侍御史敦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除太子舍人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嘗置酒敦與導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聲韻愷便歐殺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觴道遠歎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洗馬潘滔見敦而目之曰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爲人所噬及太子遷許昌詔東宮官屬不得送敦及洗馬江統潘滔合人杜蕤魯瑤等冒禁於路側望拜流涕時論稱之遷給事黃門侍郎趙王倫篡位敦叔父彥爲兖州刺史倫遣敦慰勞之會諸王起義兵彥被齊王問檄懼倫兵強不敢應命敦勸彥起兵應諸王故彥遂立勳績惠帝反正敦遷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大鴻臚侍中出除廣武將軍青州刺史未嘉初徵爲中書監于時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百餘人配給將士金銀寶物散之於衆單車還洛三年已巳太傅東海王越自榮陽來朝敦謂所親曰今威權悉在太傅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裁之太傅今至必有誅罰俄而越收中書令繆播等十餘人殺之越以敦爲揚州刺史潘滔說越曰今樹處仲於江外使其肆豪彊之心是見賊也越不從其後徵拜尚書不就

懷帝永嘉五年辛未春正月琅玕王睿逐揚州都督周馥以王敦為刺

史都督征討諸軍事三月太傅越卒于項石勒追敗越軍于苦縣執王衍等殺之五月漢人人寇六月陷洛陽遷帝

于平

冬十月王敦殺其兄荊州都督澄

王澄少與兄衍名冠海內劉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實動俠

以此處世難得其死及在荊州荆為杜弢所敗望實俱損琅邪王

召為軍諮祭酒以周顛代之王敦方討杜弢進屯豫章澄過之自

以名聲素出敦右猶以舊意侮敦敦怒誣其與杜弢通信殺之王

如詣敦降

劉氏曰書兄書官敦不弟不臣之罪具矣

愍帝建興元年西夏五月陶侃破走杜弢王敦表侃為荊州刺史

四月愍帝即位長安五月陶侃擊杜弢大破之弢遁歸長沙王敦

乃表侃為荊州刺史屯沔江

尹氏曰王敦表陶侃刺荊州書之初無貶詞然亦足見其專輒

之漸可為履霜之戒

二年夏六月湘州平丞相睿加王敦都督江楊等州諸軍事

陶侃擊杜弢破之進克長沙湘州悉平丞相睿進王敦鎮東大將

軍都督江楊荆襄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敦始自選置刺史

以下寢益驕橫初王如之降也敦從弟稜愛如驍勇請敦配已麾

下甚加寵遇如數與諸將角射爭鬪稜杖之如深以為耻及敦潛

蓄異志稜每諫之敦怒密使人激如殺稜敦聞之陽驚亦捕如誅

之

王敦徙陶侃爲廣州刺史

初朝廷以第五猗爲荊州刺史杜曾迎猗於襄陽聚兵萬人與猗分據漢沔侃旣破杜弼乘勝擊曾有輕曾之志反爲所敗時旬崧都督荊州屯宛曾引兵圍之周訪遣兵與覽共救崧曾乃遁去敦嬖人錢鳳疾侃之功屢毀之侃詣敦自陳敦留不遣左轉廣州刺史以其從弟廙刺荊州將吏鄭攀等詣敦留侃不許衆情憤惋遂迎杜曾第五猗以拒廙敦意攀等承侃風旨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還者數四侃正色田使君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決乎因起如廁參軍梅陶言於敦由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解乃設盛饌以餞之侃便夜發時王機盜據廣州侃至討幾走之廣州遂平

明年

元帝大興元年

戊寅

冬十一月以王敦爲荊州刺史

丙子十一月劉曜陷長安愍帝出降丁丑三月丞相睿卽晉王位七月杜曾攻陷楊口豫章太守周訪討破之遷梁州刺史十一月劉聰弒愍帝戊寅三月王卽皇帝位是爲元帝十一月以敦爲荊州刺史

元帝大興三年

卯

夏四月梁州刺史周訪擊杜曾斬之

初王敦患杜曾難制謂梁州刺史周訪曰若擒曾當相論爲荊州及曾死而敦不用王廙在荊州多殺陶侃將佐以皇甫方回爲侃所敬責其不詣已收斬之士民怨怒上下不安帝聞之徵廙爲散騎常侍以周訪代廙爲荊州刺史王敦忌訪威名意難之從事中郎郭舒說敦曰荊州雖荒弊乃用武之國不可以假人宜自領之

訪爲梁州足矣敦從之六月丙子詔加訪安南將軍餘如故訪大怒敦手書譬解并遺王環玉枕以申厚意訪抵之於地曰吾豈賈監可以寶悅邪訪在襄陽務農訓兵陰有圖敦之志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敦患之而不能制

三年^{庚辰}秋八月梁州刺史周訪卒詔以甘卓代之冬十三月以譙王承爲湘州刺史

八月辛未梁州刺史周訪卒訪善於撫納士衆皆爲致死知王敦有不臣之心私常切齒敦由是終訪之世未敢爲逆敦遣從事中郎郭舒監襄陽軍帝以湘州刺史甘卓爲梁州刺史督河北諸軍事鎮襄陽舒旣還帝徵爲右丞敦留不遣

帝之始鎮江東也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弟征討導專機政羣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自恃有功且宗族彊盛稍益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爲腹心稍抑損王氏之權導亦漸見疎外中書郎孔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勳宜加委任帝出愉爲司徒左長史導能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皆稱其善處興廢而敦亦懷不平遂構嫌隙初敦辟吳興沈克爲參軍克薦同郡錢鳳於敦敦以爲鎧曹參軍二人皆巧慧凶狡知敦有異志陰贊成之爲之書策敦寵信之勢傾內外敦上疏爲導訟屈辭語怨望導封以還敦敦復遣奏之左將軍譙王承忠厚有志行帝親信之夜召承以敦疏示之曰王敦以頃年之功位仕足矣而所求不已言至於此將若之何承曰陛下不早裁之以至今日敦必爲患劉隗爲帝謀出心腹以鎧方面會

敦表以宣城內史沈克代甘卓為湘州刺史帝謂承曰王敦姦逆已著朕為惠皇其勢不遠湘州據上流之勢控三州之會欲以叔父居之何如承曰臣奉承詔命惟力是視何敢有辭然湘州經蜀寇之餘民物凋弊若得之部比及三年乃可即戎苟未及此雖灰身亦無益也十二月詔曰晉室開基方鎮之任親賢並用其以譙王承為湘州刺史長沙鄧騫聞之歎曰湘州之禍其在斯乎承行至武昌敦與之宴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鈔刀豈無一割之用敦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足知其不武無能為也乃聽之鎮時湘土荒殘公私困弊承躬自儉約傾心綏撫甚有能名

四年

辛巳

秋七月以戴淵都督司豫劉隗都督青徐諸軍事王敦為司

空錄尚書事

七月甲戌以尚書僕射戴淵為征西將軍都督司交豫并雍冀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鎮合肥丹楊尹劉隗為鎮北將軍都督清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鎮淮陰皆假節領兵名為討胡實備王敦也隗雖在外而朝廷機事進退士大夫帝皆與之密謀敦遺隗書曰頃承聖上顧盼足下今大賊未滅中原鼎沸欲與足下及周生之徒戮力王室共靜海內若其秦也則帝祚於是乎隆若其否也則天下永無望矣隗荅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敦得書甚怒壬午以驃騎將軍王道為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帝以敦故并疎忌導御史中丞周嵩上疏以為導忠素竭誠輔成大業不宜聽孤臣之言

惑疑似之說故逐舊德以佞伍賢虧既往之恩招將來之患帝頗感寤導由是得全

永昌元年

壬午

春正月王敦舉兵反譙王承甘卓移檄討之

王敦以郭璞為記室參軍璞善卜筮知敦必為亂已預其禍甚憂之大將軍掾潁川時述卒璞哭之極哀曰嗣祖焉知非福也敦既與朝廷乖離乃羈錄朝士有時望者置已幕府以羊曼及陳國謝鯤為長史曼祐之兄孫也曼鯤終日酣醉故敦不委以事敦將作亂謂鯤曰劉隗姦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體出為豫章太守又留不遣戊辰敦舉兵於武昌上疏罪狀劉隗稱隗佞邪讒賊威福自

容

事役勞擾士民賦役煩重怨聲盈路臣備位宰輔不可坐

視成敗輒進軍致討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忠殷道復昌願陛下深垂三思則四海又安社稷永固矣沈統亦起兵於吳興以應敦敦以充為大都督督護東吳諸軍事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乙亥詔曰王敦憑侍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親帥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十戶侯敦兄光祿勳含乘輕舟逃歸而敦太子中庶子溫嶠謂僕射周顛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當無濫邪顛曰不然人生自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臣安可舉兵以脅之舉動如此豈得云非亂乎處仲狼抗無上其意寧有限邪敦初起兵遣使告梁州刺史甘卓約與之俱下卓許之及敦升舟而卓不赴使參軍孫雙詣武昌諫止敦驚曰甘候前與吾語云何而今更有

異正當慮吾挽朝廷耳吾今但除姦凶若是濟當以甘侯作公雙
還報卓意狐疑或說卓且僞許敦侍敦至都而討之卓曰昔陳敏
之亂吾先從而後圖之論者謂吾懼逼而思變心常愧之今若復
爾何以自明卓使人以敦旨告順陽太守魏該該曰我所以起兵
拒胡賊者正欲忠於王室耳今王公舉兵向天子非吾所宜與也
遂絕之敦遣參軍栢罷說譙王承請承爲軍司承歎曰吾其死矣
地荒民寡勢孤援絕將何以濟然得死忠義夫復何求承乃囚栢
罷以惔爲長史以其弟望爲司馬督護諸軍與零陵太守尹一建
昌太守長沙王循衡陽太守淮陵劉翼春陵令長沙易雄同舉兵
討敦雄移檄遠近列敦罪惡於一州之內皆應承惟湘東太守
鄭澹不從承使虞望討斬之以徇四境澹斬妖刃也承遣主簿鄧
騫至襄陽說甘卓曰劉太連雖驕蹇失衆心非有害於天下大將
軍以其私憾稱兵向闕此忠臣義士竭節之時也公受任方伯奉
辭伐罪乃栢文之功也卓曰栢文則非吾所能然志在徇國當共
詳思之參軍李梁說卓曰昔隗囂跋扈竇融保河西以奉光武卒
受其福今將軍有重望於天下但當案兵坐以待之使太將軍事
捷當委將軍以方面不捷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
此廟勝決存亡於一戰邪騫謂梁曰光武當創業之初故隗竇可
以文服從容顧望今將軍之於本朝非竇融之比也襄陽之於太
府非河西之固也使大將軍克劉隗還武昌增石城之戍絕荆湘
之粟將軍欲安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勝未之聞也且爲人
臣國家有難坐視不救於義安乎卓尚疑之騫曰今旣不爲義舉

又不承大將軍檄此必至之禍愚智所見也且議者之所難以彼疆而我弱也今大將軍兵不過萬餘其留者不能五千而將軍見衆既倍之矣以將軍之威名帥此府之精銳杖節鳴鼓以順討逆豈王含所能禦哉迺流之衆勢不自救將軍之舉武昌若摧枯拉朽尚何顧慮邪武昌既定據其軍實鎮撫二州以恩意招懷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克關羽也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以言智矣敦恐卓於後爲變又遣參軍樂道融往邀之必欲與之俱東道融雖事敦而忿其悖逆乃說卓曰主上親臨萬機自用譙王爲湘州非專任劉隗也而王氏擅權日久卒見分政便謂失職背恩肆逆舉兵向闕國家遇君至厚今與之同豈不違負大義生爲逆臣死爲愚鬼永爲宗黨之耻不亦借乎爲君之計莫若僞許應命而馳襲武昌大將軍士衆聞之必不戰自潰大勳可就矣卓雅不欲從敦聞道融之言遂決曰吾本意也乃與巴東監軍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宜却太守譚該等露檄數敦逆狀帥所統致討遣參軍司馬讚孫雙奉表詣臺羅英至廣州約陶侃同進戴淵在江西先得卓書表上之臺內皆稱萬歲陶侃得卓信卽遣參軍高寶帥兵北下武昌城中傳卓軍至人皆奔散敦遣從母弟南蠻校尉魏乂將軍李恒帥甲卒二萬攻長沙長沙城池不完資儲又闕人情震恐或說譙王承南投陶侃或退據零桂承曰吾之起兵志欲死於忠義豈可貪生苟免爲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令百姓知吾心耳乃嬰城固守未幾虞望戰死甘卓欲留鄧騫爲參軍騫不可卓乃遣參軍虞冲與騫偕至長沙遺譙王承書勸之固

守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圍自解承復書稱江左中興草創始爾豈圍惡逆萌自寵臣言吾以宗室受任志在隕命而至止尚殘凡百茫然足下能卷甲電赴猶有所及若其孤疑則求我枯魚之肆矣卓不能從

尹氏曰在易坤初六之象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故也夫亂臣賊子何世無之人君當防微杜漸銷患未萌豈待逆勢已成而後誅剪之哉敦久握大權專制方面其無君之心已非一日綱目前屢書于冊已著其不臣之迹而晉主則未有處也一日舉兵向關直書其反則見其初無所因為反已久故易於舉兵耳下書據石頭還武昌惟意所欲雖有協隗等出戰而敗皆削不書其舉動之易如此將何以制之哉人主至是固已末如之何矣然則有天

下國家者蓋亦謹其微乎

三月敦據石頭殺驃騎將軍戴淵尚書僕射周顛甘卓還襄陽夏四月敦還武昌

帝徵戴淵劉隗入衛建康隗至百官迎于道隗岸幘太言意氣自若及入見與刁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隗始有懼色司空導帥其從弟中領軍邃左衛將軍庾侍中侃彬及諸宗族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周顛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顛直入不顧既見帝言道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顛喜飲酒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之顛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至導不之知甚恨之帝命

還導朝服召見之導稽首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日近出臣族帝跣而執其手曰茂弘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邪三月以導爲前鋒大都督加戴淵驃騎將軍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爲安東時節假之以周顛爲尚書左僕射王邃爲右僕射帝遣王廙往諭王敦敦不從而留之廙更爲敦用征虜將軍周札素矜險好利帝以爲右將軍都督石頭諸軍事敦將至帝使劉隗軍金城札守石頭帝親被甲徇師於郊外以甘卓爲鎮南大將軍侍中郎都督荆梁二州諸軍事陶侃領江州刺史使各帥所統以躡敦後敦至石頭欲攻劉隗杜弘言於敦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可克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恩兵不爲用攻之必敗札人則隗自走矣敦從之以弘爲前鋒攻石頭札果開門納弘敦據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謝鯤曰何爲其然也但使自今已往日忘日去耳帝命刁協劉隗戴淵帥衆攻石頭王道周顛敦逸盧潭等三道出戰協等兵皆大敗太子紹聞之欲自帥將士決戰升車將出中庶子溫嶠執鞚諫曰殿下國之儲副奈何以身輕天下抽劔斬鞚乃止敦擁兵不朝放士卒劫掠宮省奔散惟安東將軍劉超案兵直衛及侍中二人侍帝側帝脫戎衣著朝服頤而言曰欲得我處當早言何至害民如此又遣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如其不然朕當歸琅邪以避賢路刁協劉隗旣敗俱入宮見帝於太極東除帝執協隗手流涕嗚咽勸令避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二帝曰今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給協隗人馬使自爲計協老不堪騎乘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乘馬

人所殺送首於敦隗奔後趙官至太子太傅而卒帝令公卿百官詣石頭見敦敦謂戴淵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淵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敦曰吾今此舉天下以爲何如淵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又謂周顛曰伯仁卿負我顛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帥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辛未大赦以敦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江州牧封武昌郡公並讓不受初西都覆沒四方皆勸進於帝敦欲專國政忌帝年長難制欲更議所立王道未從及敦克建康謂導曰不用吾言幾至覆族敦以太子有勇略爲朝野所嚮欲誣以不孝而廢之大會百官問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嶠曰鈞深致遠蓋非淺司斤量以禮觀之可謂孝矣衆皆以爲信然後謀遂沮帝召周

顛於廣室謂之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固副所望邪顛曰二宮自如明詔臣等尚未可知護軍長史臣嘏等勸顛避敦顛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敦參軍呂猗嘗爲臺郎性姦諂戴淵爲尚書惡之猗說敦曰周顛戴淵皆有高名足以惑衆近者之言曾無怍也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敦素忌二人之才心頗然之從容問王道曰周戴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止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又不答丙子敦遣部將陳郡鄧岳收顛及淵先是敦謂謝鯤曰吾嘗以周伯仁爲尚書令戴若思爲僕射是日又問鯤近來人情何如鯤曰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義若果能舉用周戴則羣情怙然矣敦怒曰君

麤疎邪二子不相當吾已收之矣鯤愕然自失參軍王嶠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奈何戮諸名士敦大怒欲斬嶠衆莫敢言鯤曰明公舉大事不戮一人嶠以獻替忤旨便以釁鼓不亦過乎敦乃釋之黜爲領軍長史嶠渾之族孫也顓被收路經太廟大言曰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神祇有靈當速殺之收人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容止自若觀者皆爲流涕并戴淵殺之於石頭南門之外帝使侍中王彬勞敦彬素與顓善先往哭顓然後見敦敦恠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形戮能且凡人遇汝汝何哀而哭之彬曰伯仁長者兄之親友在朝雖無蹇愕亦非阿黨而赦後加之極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爲不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至此以吾爲不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爲之懼勸彬起謝彬曰脚痛不能拜且此復何謝敦曰脚痛何若頸痛彬殊無懼容竟不肯拜王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顓救已之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沈亮拔吳國殺內史張茂初王敦聞其卓起兵大懼卓兄子邛爲敦參軍敦使邛歸說卓曰君此自是臣節不相責也吾家計急不得不爾想便旋軍襄陽當更結好卓雖慕忠義性多疑少決軍于豬口欲待諸方同出軍稽留累旬不前敦旣得建康乃遣臺使以爾想便旋卓軍卓聞周顓戴淵死流涕謂邛曰吾之所憂正爲今日且使聖上元吉太子無恙吾據敦上流亦未敢遽危社稷適吾徑據武昌敦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之望不如還襄陽更思後

圖卽命旋軍都尉秦康與樂道融說卓曰今分兵斷彭澤使敦上下不得相赴其衆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起義兵而中止竊爲將軍不取且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欲求西還亦恐不可得也卓不從道融晝夜泣諫卓不聽道融憂憤而卒卓性本寬和急更彊塞徑還襄陽意氣騷擾舉動失常識者知其將死矣王敦以西陽王秉爲太宰加王道尚書令王廙爲荊州刺史改易百官及諸軍鎮轉徙黜免者以百數或朝行暮改惟意所欲敦將還武昌謝鯤言於敦曰公至都以來稱疾不朝是以雖建勳而人言實有未達今若朝天子使君臣釋然則物情皆悅服矣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宮省穆然必無虞也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於時竟不朝而去四月還武昌

朱氏曰敦之反道不能無罪也昔晉靈欲殺趙盾盾出奔趙穿遂弑靈春秋書趙盾弑其君夷臯客有毀郭解者解客殺之公孫弘曰解雖不知其罪甚於解殺遂族解二事雖不同原心定罪推其所自盾解固難辭其責者道旣當敦其從兄也以王氏失職致興兵犯順道不能防之於始又不能止之於今雖欲辭其責可乎賊旣東下始闔門待罪石頭失守爵位如昨至行曾臆報恩怨不免假手於賊自我雖不殺伯仁伯由我而死一語推之導雖有格天之烈蓋世之功欲免盾解之誅終不能也敦兵陷長沙湘州刺史譙王承死之

初宜都內史天門周級聞譙王承起兵使其兄子該潛詣長沙申

款於承魏又等攻湘州急承遣該及從事邵陵周崎間出求救皆
為邏者所得又使崎語城中稱大將軍已克建康甘卓還襄陽外
援阻絕崎偽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援兵尋至努力堅守又殺之
又考該至死竟不言其故周級由是獲免又等攻戰日逼敦又送
所得臺中人書疏令又射以示承城中知朝廷不守莫不悵惋相
持且百日劉翼戰死士卒死傷相枕癸巳又拔長沙承等皆被執
又將殺虞悝子弟對之號泣悝曰人生會當有死今闔門為忠義
之鬼亦復何恨又以檻車載承及易雄送武昌佐吏皆奔散為主
簿栢雄西曹書佐韓階從事武延毀服為僮從永不離左右又見
栢雄姿貌舉止非凡人憚而殺之韓階武延執志愈固荊州刺史
王廙承敦旨殺承於道中階延送承喪至都葬之而去易雄至武

昌意氣忼慨曾無懼容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
惜雄位微力弱不能國難耳今日之死固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
之遣就舍眾人皆賀之雄笑曰吾安得生既而敦遣人潛殺之魏
又求鄧騫甚急鄉人皆為之懼騫笑曰此欲用我耳彼新得州多
殺忠良故求我以厭人望也乃往詣又又喜曰君古之解揚也以
為別駕詔以陶侃領湘州刺史王敦止侃復還廣州加散騎常侍
位

五月敦殺甘卓

甘卓家人勸卓備王敦卓不從悉散兵佃作聞諫輒怒襄陽太守
周慮密承敦意詐言湖中多魚勸卓遣左右悉出捕魚五月乙亥
慮引兵襲卓於寢室殺之傳首於敦并殺其諸子敦以從事中郎

周撫督沔北諸軍事代卓鎮沔中無防之子也敦既得志暴慢滋甚四方貢獻多入其府將相岳牧皆出其門以沈克錢鳳爲謀主惟二人之言是從所譖無不死者以諸葛瑤鄧岳周撫李柏謝雍爲瓜牙克等並凶險驕恣大起營府侵人田宅剽掠市道識者咸知其所敗焉敦自領寧益二州都督十月己丑荊州刺史武陵康侯王廙卒王敦以下郢內史王邃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鎮淮陰衛將軍王含都督沔南諸軍事領荊州刺史武昌太守丹陽王諒爲交州刺史使諒收交州刺史修湛新昌太守梁碩殺之諒誘湛斬之碩舉兵圍諒於龍編十一月以臨潁元公荀組爲太尉辛酉薨罷司徒并丞相府王敦以司徒官屬爲留府

閏十一月帝崩司空導受遺詔輔政

卮言曰王敦之敢爲反亂無所忌憚者恃宗彊也謀反者族國家大法敦反而導不與逆謀免於誅廢幸矣又受顧命輔政不已過乎帝蓋結導以處敦擇禍之輕不得已耳導固非敦黨也未免有觀望成敗之意焉明帝之初手詔徵敦加之殊禮已蹈王莽董卓曹操之迹矣敦入而以導爲司徒敦未嘗不以導爲其黨也敦之不篡將有待也非忌導而不爲也敦旣自斃又全王氏之族導可謂智士矣安得謂正人哉

明帝永寧元年癸未夏四月敦移屯姑孰自領揚州枝以王道爲司徒敦謀篡位諷朝廷徵已帝手詔徵之四月加敦黃鉞班劍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敦移鎮姑孰屯于湖以司空導爲司徒敦自領揚州牧敦欲爲逆王彬諫之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之彬

正色曰君昔歲殺兄今又殺弟耶敦乃止以彬為豫章太守
八月敦表江西都督郗鑒為尚書令

帝畏王敦之逼欲以郗鑒為外援拜鑒兖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
諸軍事鎮合肥敦忌之表鑒為尚書令八月詔徵鑒還道經姑孰
敦與之論西朝人士曰樂彥輔短才耳考其實豈勝滿武秋耶鑒
曰彥輔道韻平淡愜懷之廢柔而能正武秋失節之士安得擬之
敦曰當是時危機交急鑒曰丈夫當死生以之敦惡其言不復相
見久留不遣敦黨皆勸敦殺之敦不從鑒還臺遂與帝謀討敦
劉氏曰王含督江西書敦以罪專也此其書敦表何敦忌鑒在
外表遷內任則非私鑒矣綱目以表書之不使夷於王氏之黨
也

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俟敦死即作亂又以宿衛尚多
奏令三番休二初帝親任中書令温嶠敦惡之請嶠為左司馬嶠
乃繆為勤敬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為之聲譽
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藻鑑之名鳳甚悅深與嶠結好會
丹楊尹缺嶠言於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其才恐朝廷用
人或不盡理敦然之問嶠誰可者嶠曰愚謂無如錢鳳鳳亦推嶠
嶠偽辭之敦不聽六月表嶠為丹楊尹且使覘伺朝廷嶠恐既去
而錢鳳於後間止之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偽醉
以手版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温太真行酒而不敢不敦以
為醉兩釋之嶠臨去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者再三行後鳳
謂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貞昨醉

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讒嶠至建康盡以敦逆謀告帝請先爲之備又與庾亮共畫討敦之謀敦聞之大怒曰吾乃謂小物所欺與司徒導書曰太貞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帝將討敦以問光祿勳應詹詹勸成之帝意遂決

加導大都督領揚州刺史使嶠與將軍下敦應詹郗鑒分督諸軍鑒請召臨淮太守蘇峻兗州太守劉遐等入衛帝屯于中堂導聞敦病篤帥子弟爲敦發哀衆以爲敦信必成有奮志于是尚書騰詔下敦府列敦罪惡曰敦輒立兄息以自承代未有宰相繼體而不由王命者也頑凶相獎無所顧忌志騁凶醜以窺神器天不長姦敦以隕弊鳳承凶宄彌復煽逆今遣司徒導等虎旅三萬十道竝進平西將軍遂等精銳三萬水陸齊勢朕親統諸軍討鳳之罪

敦見詔其怒而病轉篤不能自將將舉兵伐京師使記室郭璞筮之璞曰無成敦素疑璞助庾亮温嶠及聞卦凶乃收璞斬之使錢鳳及冠軍將軍鄧岳前將軍周撫等帥衆向京師王含謂敦曰此乃家事吾當自行于是以含爲元帥鳳等問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得稱天子便盡卿兵勢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乃上疏以誅姦臣温嶠等爲名七月壬申朔王含等水陸五萬奄至江寧南岍人情汹懼温嶠移屯水北燒朱雀桁以挫其鋒含等不得渡帝欲親將兵擊之聞橋已絕大怒嶠曰今宿衛寡弱敵兵未至若賊豕突危及社稷宗廟且恐不保何憂一橋乎王導遺含書曰近承大將軍危篤或云已有不諱尋知錢鳳大嚴欲肆姦逆謂兄當抑制不逞還藩武昌今乃與犬羊俱下兄之此舉謂

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者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弊臨終之日委重安期安期斷乳幾日又于時望便可襲宰相

之迹邪

敦子應字安期

自開闢以來頗有宰相以孺子為之者乎諸有耳

者皆知將為禪代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興遺愛在民聖主聰明德洽朝野兄乃欲妄萌逆節凡在人臣誰不憤歎導門小大受國厚恩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為六軍之首寧為忠臣而死不為無賴而生矣含不答或以為王令錢鳳眾力百倍苑城小而不固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拒戰郝鑒曰羣逆縱逸勢不可當可以謀屈難以力競且含等號令不一抄盜相尋吏民懲往年暴掠皆人自為守乘逆順之勢何憂不克且賊無經畧遠圖惟恃豕突一戰曠

日持久必啟義士之心令智力得展今以此弱力敵彼彊寇決勝

負于一朝定成敗于呼吸萬一蹉跌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投袂何

補于既往哉帝乃止帝帥諸軍出屯南皇堂癸酉夜幕將士遣將

軍段秀中軍司馬曹渾等帥甲卒千人渡水掩其未備平旦戰於

越城大破之斬其前鋒將何東秀敦聞含敗大怒曰我兄老婢耳

門戶衰世事去矣顧謂參軍呂寶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

復臥乃謂其舅少府羊鑒及王應曰我死應便即位先立朝廷百

官然後營葬事敦尋卒應秘不發喪裹尸以席蠟塗其外埋于廳

事中與諸葛瑤等日夜縱酒淫樂帝使沈楨說沈充許以為司空

充不奉詔遂舉兵趨建康宗正卿虞潭以疾歸會稽聞之起兵餘

姚以討充前安東將軍劉超宣城內史鍾雅皆起兵以討充義興

人周蹇殺敦所署太守劉芳平西將軍祖約逐敦所署淮南太守
任台沈充帥衆萬餘人與王含軍合司馬顧颺說充曰今舉大事
而天子以阨其咽喉鋒摧氣沮相持日久必致禍敗今欲決破柵
因湖水以灌京邑乘水勢縱舟師以攻之此上策也籍初至之銳
并東西軍之力十道俱進衆寡過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轉櫓爲福
召錢鳳計事因斬之以降下策也充皆不能用颺逃歸于吳丁亥
劉遐蘇峻等率精卒萬人至帝夜見勞之沈充錢鳳欲因北軍初
到疲困擊之乙未夜充鳳從竹格渚渡淮將軍應詹趙胤等拒戰
不利充鳳至宣陽門拔柵將戰劉遐蘇峻自南塘橫擊大破之赴
水死者三千人遐又破沈充于青溪尋陽太守周光聞敦舉兵帥
千餘人來赴既至求見敦王應辭以疾光退曰今我遠來而不得
見公其死乎遽見其兄撫曰王公已死兄何爲與錢鳳作賊衆皆
愕然丙申王含等燒營夜遁丁酉帝還宮命諸軍追賊王含等奔
荊州王舒遣軍迎之沈其父子于江周光斬錢鳳詣闕自贖充爲
故將吳儒所殺傳首建康敦黨悉平詔敦綱紀除名參佐禁錮温
嶠上疏曰王敦剛愎不仁忍行殺戮處其朝者恒懼危亡原其私
心豈遑安處必其替導凶悖自當正以典刑如其狂陷姦黨謂宜
施之寬貸如陸玩劉胤郭璞之徒常與臣言備知之矣郗鑒以爲
王敦佐吏雖多逼迫然進不能止其逆謀退不能脫身遠遁隼之
前訓宜加義責帝卒從嶠議

晉書史臣曰琅邪之初鎮建鄴龍德猶潛雖當辟膺圖預定于冥
兆豐功厚利未被于黎氓王敦歷官中朝威名夙著作牧淮海望

實逾隆遂能托魚水之深期定金蘭之密契弼成王度光佐中興
此功固不細也既而負勳高而圖非望恃勢逼而恃驕陵躐隙起
自才劉惔難成于錢沈興晉陽之甲纏象魏之兵蜂目既露豹尾
又發擅竊國命殺害忠良遂欲篡盜乘輿逼遷龜鼎賴嗣君英略
晉祚靈長股肱戮力殄彼凶徒克固鴻圖載清天步者矣

劉氏曰上書反下書拒多矣此其書復反何敦本欲反也討敦
之師未至而敦兵已至江寧矣故書反與書蘇峻反異義

蘇峻反歷陽章

祖約附

蘇峻掖人初以軍功累遷歷陽內史

蘇峻長廣掖人永嘉之亂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糾合數千家結
壘本縣衆推爲主元帝聞之假峻安集將軍時曹窺刺青州表峻
爲掖令峻辭疾不受疑將討之峻懼帥衆汎海南至廣陵會周堅
反于彭城峻助討有功除淮陵內史太寧初更除臨淮內史二年
王敦反朝議召峻掖京師敦遣峻兄說峻曰富貴可坐取何爲自
來送死峻不從遂帥衆赴掖與敦兵戰于南塘大破之進使持節
冠軍將軍歷陽內史封邵陵公食邑一千八百戶

成帝咸和元年

丙戌

冬十一月後趙寇壽春歷陽內史蘇峻擊走之

後趙石聰攻壽春豫州刺史祖約屢表請救朝廷不爲出兵聰遂
進寇阜陵蘇峻遣其將韓晃擊走之朝議欲作涂塘以遏胡寇約
曰是棄我也益懷憤恚峻有功于國威望漸著有銳卒萬人器械
甚精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頗懷驕溢有輕朝廷之志招納亡命
衆力日多皆仰食縣官運漕相屬稍不如意輒肆忿言中書令庾

亮既疑峻及祖約又畏陶侃之得衆乃以温嶠爲都督江州軍事
鎮武昌王舒爲會稽內史以廣聲援又修石頭以備之

亮修石頭適以資蘇

峻拒義師耳

二年冬徵蘇峻爲大司農峻與祖約舉兵反

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爲禍亂欲下詔徵之訪于司徒導導曰峻
猜險必不奉詔不若且苞容之亮言于朝曰峻狼子野心終必爲
亂今日徵之縱不順命爲禍猶淺若復經年不可復制猶七國之
於漢也朝臣無敢難者獨光祿大夫卞壺爭之曰峻擁強兵逼近
京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爲蹉跌宜深思之亮不從壺知必敗
與温嶠書曰元規召峻意定此國之大事峻已出任意而召之是
更速其禍也必縱毒蠱以向朝廷朝廷威力雖盛不知果可擒不
王公亦同此情吾與之爭甚懇切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以爲外
援而今更恨足下在外不得相與共諫止之或當相從耳嶠亦累
書止亮舉朝以爲不可亮皆不聽峻聞之遣司馬何仍詣亮曰討
賊外任遠近惟命至于內輔實非所堪亮不許召郭默爲後將軍
庾冰爲吳國內史皆將兵以備峻于是下優詔徵峻爲大司農加
散騎常侍位特進以弟逸代領部曲峻上表曰昔明皇帝親執臣
手使臣北討胡寇今中原未靖臣何敢卽安乞補青州界一荒郡
以展鷹犬之用復不許峻嚴裝將復召猶預未決參軍任讓謂峻
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事勢如此恐無生路不如勒兵自守
阜陵令匡術亦勸峻反峻遂不應命温嶠聞之卽欲帥衆下衛建
康三吳亦欲起義兵亮並不聽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于歷陽

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朝廷遣使諭峻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耶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往者國家危如累卵非我不濟狡兔既死獵犬宜烹但當死報造謀者耳言欲報峻知祖約怨望朝廷乃遣參軍孫會推崇約請共討庾亮約大喜其從子智衍並勸成之譙國內史桓宣謂智曰本以疆胡未滅將戮力討之使君若欲為我雄霸何不助國討峻則威名自舉今乃與峻俱反此安得久乎智不從宣詣約請見約拒而不內宣遂絕約不與之同十一月約兄子沛內史渙女壻淮南太守許郴以兵會峻詔復以下壺領右衛將軍以王舒行楊州刺史事

尹氏曰晉氏南度國勢岌岌王蘊相繼內叛幾不能保然敦久蓄無君之心一旦舉兵故直書其反至峻雖狂悖要非敦比使當時處之以理或能分布諸鎮犬牙相制峻亦未敢遽反反亦有以裁之夫何庾亮輕淺無謀橫挑狂賊自速其變故上書召峻為大司農下書峻反明當時不召峻未必反耳然則祖約無召命何以亦反曰約之反由峻邀之也峻不反約亦無自倡亂故綱目以峻為首而約為從

十二月峻襲陷姑孰詔庾亮督諸軍討之

尚書左丞孔坦司徒司馬陶回言於王導請及峻未至急斷阜陵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來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峻至則人心危駭難與戰矣此時不可失也導然之庾亮不從十二月辛亥峻使其將韓晃張健等襲陷姑孰取鹽米亮方悔之壬子彭城王雄章武王休叛奔峻庚申京師戒嚴

假庾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以左衛將軍趙胤為歷陽太守使左將軍司馬流將兵據慈湖在當塗縣北六十五以拒峻以劉超為左衛將軍侍中褚裒與征討軍事亮使弟翼以白衣領數百人備石頭宣城內史桓彝起兵以赴朝廷辛未彝進屯蕪湖韓晃擊破之因進攻宣城彝退保廣德晃大掠諸縣而還

三年戊子春正月溫嶠以兵赴難至尋陽二月尚書令咸陽公卞壺督軍討峻戰敗之庾亮奔尋陽峻兵犯闕

溫嶠入救建康軍于尋陽韓晃襲司馬流于慈湖流素懦怯將戰食炙不知口處兵敗而歿丁未蘇峻帥祖渙許郁等眾二萬人濟自橫江登牛渚軍于陵口臺軍禦之屢敗二月庚戌峻至蔣陵覆舟山陶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

道步來宜伏兵邀之可一戰擒也亮不從峻果自小丹楊來

即今太平

至秣陵之路也

迷失道夜行無復部分亮聞乃悔之朝士以京邑危逼多

遣家人入東避難劉超獨遷妻孥入居宮內詔以卞壺都督大桁東諸軍事與侍中鍾雅帥郭默趙胤等軍及峻戰于西陵壺等大敗歿傷以千數丙辰峻攻青溪柵卞壺率諸軍拒擊不能禁峻因風縱火燒臺省及諸營寺署一時蕩盡壺力戰而歿二子亦赴敵而歿丹楊尹羊曼勒兵守雲龍門與黃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皆戰歿庾亮與弟翼條翼及郭默趙胤俱奔尋陽峻兵入臺城司徒導謂侍中褚裒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啓令速出裒即入上門躬自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及光祿大夫陸晔荀崧尚書張闓共登御床擁衛帝以劉超為右衛將軍使與鍾雅褚裒侍立左右太

常孔愉朝服守宗廟時百官奔散殿省蕭然峻兵既入叱褚璽令
下璽正立不動呵之曰蘇冠軍來觀至尊軍人豈得侵逼由是峻
兵不敢入殿突入後宮宮人及太后左右侍人皆見掠奪峻兵驅
役百官光祿勳王彬等皆被捶撻令負擔登蔣山裸剝士女皆以
壞席苦草自鄣無草者坐地以土自覆哀號之聲震動內外時宮
有布二十萬匹金銀五千斤錢億萬絹數萬匹他物稱是峻盡費
之太官惟有燒餘米數石以供御膳丁已峻稱詔大赦惟庾亮兄
弟不在原例以王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已之右祖約爲侍中
太尉尚書令峻自爲驃騎將軍錄尚書事許郴爲丹陽尹馬雄爲
左衛將軍祖渙爲驍騎將軍弋陽王羨詣峻稱述峻功峻復以羨
爲西陽王太宰錄尚書事峻遣兵攻吳國內史庾冰冰不能禦棄
郡犇會稽峻以侍中蔡謨爲吳國內史

二月皇太后庾氏以憂崩峻南屯于湖

夏五月温嶠以陶侃入討峻峻遷帝于石頭郝鑒王舒來赴難

庾亮温嶠將起兵討蘓峻而道路斷絕不知建康聲聞會范汪至
尋陽言峻政令不壹貪暴縱橫滅亡已兆雖疆易弱朝廷有倒懸
之急宜時進討嶠深納之亮嶠互相推爲盟主嶠從弟充曰陶征
西位重兵權宜共推之嶠乃遣督護王愆期詣荊州邀陶侃與之
同赴國難侃辭不赴詳臣部將帥類嶠遺侃書勉以忠義王愆期謂侃曰
蘇峻豺狼也如得遂志四海雖廣公寧有容足之地乎侃深感悟
卽戎服登舟晝夜兼道而進郝鑒在廣陵得詔書卽流涕誓衆入
赴國難五月侃率衆至尋陽遂與亮嶠同趣建康峻聞西方兵起

用參軍賈寧計自姑孰還據石頭分兵以拒侃等乙未峻逼遷帝于石頭司徒導固爭不從帝哀泣升車宮中慟哭時天大雨道路泥濘劉超鍾雅步侍左右峻給馬不肯乘而悲哀慷慨峻聞而惡之然未敢殺也以其親信許方等補司馬督殿中監外托宿衛內實防禦超等峻以倉屋爲帝宮日來帝前肆醜言劉超鍾雅與荀崧華恒荀遂丁潭侍從不離帝側時饒饑米貴峻問遺超一無所受峻使陸曄守留臺逼迫居民盡聚之後苑使匡術守苑城初峻遣尚書張闔權督東軍王導密以太后詔諭三吳吏士使起義兵救天子會稽內史王舒使庾冰將兵一萬西渡浙江於是吳興太守虞潭吳國內史蔡謨義興太守顧衆等皆應之峻聞東方兵起遣其將管商張健弘徽等拒之虞潭等與戰互有勝負未能得前陶侃溫嶠軍于茄子浦嶠以南兵習水峻兵便步令將士有上斲者死會峻送米萬斛饋祖約約遣司馬桓撫等迎之毛寶爲嶠前鋒往襲撫悉獲其米斬獲萬計約由是饒乏郗鑒帥衆渡江與侃等會于茄子浦舟師直指石頭至于蔡州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峻登烽火樓望見士衆之盛有懼色謂左右曰吾本知溫嶠能得衆也庾亮遣督護王彰擊峻黨張曜反爲所敗

峻分兵陷姑孰宣城內史桓彝死之

宣城內史桓彝聞京城不守慷慨流涕進屯涇縣時州縣多遣使降蘇峻裨惠復勸彝宜且與通使以紓交至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不濟命也彝遣將軍俞縱守蘭石峻遣其將韓晃攻之縱力戰而死晃進軍攻彝六月城陷執彝殺之

諸軍初至石頭卽欲決戰陶侃曰賊衆方盛難與爭鋒當以歲月
智計破之旣而屢戰無功監軍步將請築白石壘侃從之夜築壘
至曉而成聞峻軍嚴嚴諸將咸懼其來攻孔坦曰不然若峻攻壘
必須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淨賊必不來所以嚴
者必遣軍出江乘掠京口以東矣已而果然侃使庾亮以二千人
守白石峻帥步騎萬餘四面攻之不克王舒虞潭等數與峻兵戰
不利孔坦曰本不須召郗公遂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雖晚猶勝
不也侃乃令鑿與郭默還據京口立大業曲阿處亭三壘以分峻
之兵勢使郭默守大業壬辰魏該卒祖約遣祖渙桓撫襲湓口陶
侃遣毛寶擊走之

秋七月後趙攻壽陽祖約衆潰奔歷陽

祖約諸將陰與後趙通謀許爲內應後趙將石聰石堪引兵濟淮
攻壽春約衆潰奔歷陽

九月陶侃溫嶠討峻於石頭斬之峻弟逸代領其衆

蘓峻腹心路永匡術賈寧聞祖約敗恐事不濟勸峻盡誅諸大臣
更對腹心峻雅敬司徒導不許永等更貳於峻導使參軍袁耽潛
誘永使歸順九月戊申導與永皆犇白石陶侃溫嶠與峻久相持
不決峻分遣諸將東西攻掠所嚮多捷人情洶懼朝士之奔西軍
者皆曰峻狡黠有膽決其徒驍勇所向無敵若天討有罪則峻終
滅亡止以人事言之未易除也溫嶠怒曰諸君怯懦乃更譽賊及
累戰不勝嶠亦憚之嶠軍食盡貸欲陶侃侃怒欲西歸嶠曰峻約
小豎兇逆洵天何憂不滅峻驟勝而驕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

鼓而擒也柰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乎詳臣部侃乃分糧五

萬石以餉嶠軍毛寶燒峻句容湖孰積聚峻軍乏食侃遂留不去

張健韓晃等急攻大業壘壘中乏水人飲糞汁郭默懼潛突圍出

外留兵守之陶侃欲救大業長史殷羨曰不如急攻石頭則大業

自解侃從之庚午侃督水軍向石頭庾亮溫嶠趙胤帥步兵萬人

從白石南上欲挑戰峻將八千人逆戰遣其子碩及其將匡孝分

兵先薄趙胤軍敗之峻方勞其將士乘醉望見胤走曰孝能破賊

我更不如邪因舍其衆與數騎北下突陣不得入將回趨白木陂

馬躡侃部將彭世等斬之餘衆皆潰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

爲主閉城自守溫嶠乃立行臺布告遠近韓晃聞峻死引兵趣石

頭管商弘徽攻慶亭壘督護李閔等擊破之商詣庾亮降餘衆皆歸張健

四
五
春正月逸殺右衛將軍劉超侍中鍾雅

光祿大夫陸曄及弟尚書左僕射玩說匡術以苑城降于西軍百

官皆赴之推曄督宮城軍事陶侃命毛寶守南城鄧岳守西城右

衛將軍劉超侍中鍾雅與建康令管旆等謀奉帝出赴西軍事泄

蘇逸使其將任讓將兵入宮收超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

衛讓奪而殺之初讓少無行太常華恒爲本州大中正黜其品及

讓爲峻將乘勢多所誅殺見恒輒恭敬不敢縱暴及鍾劉之歿逸

欲并殺恒讓盡心救衛恒乃得免

冠軍將軍趙胤攻拔歷陽約奔後趙

冠軍將軍趙胤遣部將甘百擊祖約於歷陽戊辰約夜帥左右數

百人奔後趙其將李騰率衆出降

二月諸軍討逸斬之及西陽王羨

蘓逸蘇碩韓晃併力攻臺城焚太極東堂及秘閣毛寶登城射殺數十人晃引退二月丙戌諸軍攻石頭建威長史滕含擊逸大破之蘓碩帥驍勇數百渡江而戰温嶠擊斬之韓晃等懼以其衆就張健於曲阿西軍獲逸斬之滕含部將曹據抱帝奔温嶠船殺西陽王羨并二子陶侃與任讓有舊爲請其死帝曰是殺吾侍中右衛者不可赦也乃殺之張健與韓晃西趨故鄣郗鑒遣軍追斬之庖言曰王敦平反而敦乃再反蘓峻平敦而峻又效尤自是而後桓温平蜀而遂行廢立至子玄而篡劉裕平玄而卒篡晉然則人臣之立功於國而不知學問者皆其自爲身謀耳有國者不可不辨之早而防其漸也

孫恩亂兩浙章

孫恩琅邪人妖人孫泰之兄子也

安年隆安二年_{戊戌}冬十二月妖人孫泰謀亂伏誅

初琅邪人孫泰學妖術於錢塘杜子恭士民多奉之王珣惡之流泰於廣州王雅薦泰於孝武帝云知養性之方召還累官至新安太守泰知晉祚將終因王恭之亂以討恭爲名收合兵衆聚偵鉅億三吳之人多從之識者皆憂其爲亂以中領軍元顯與之善無敢言者會稽內史謝輜發其謀會稽王道子使元顯誘而斬之并其六子兄子恩逃入海愚民猶以泰蟬蛻不死就海中資給恩恩乃聚合亡命得百餘人以謀復讎

三年_{己巳}冬十月孫恩寇陷會稽殺內史王凝之詔徐州刺史謝琰及

劉牢之討破之

會稽世子元顯性苛刻生殺任意發東土諸郡免奴爲客者號曰樂屬移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囂然苦之孫恩因民心騷動自海島帥其黨殺上餘令遂攻會稽會稽內史王凝之羲之之子也世奉天師道不出兵亦不設備日於道室稽顙跪呪官屬請出兵討恩疑之曰我已請大道借鬼兵守諸津要各數萬賊不足憂也及恩漸近乃聽出兵恩已至郡下甲寅會稽疑之出走恩執而殺之吳國內史桓謙臨海太守新泰王崇義興太守桓隱皆棄郡走於是會稽謝鍼吳郡陸瓌吳興丘延義興許允之臨海周胄永嘉張永等及東陽新安凡八郡一時起兵殺長史以應恩旬日之間衆數十萬吳興太守謝邈永嘉太守司馬逸等皆爲恩黨所殺時三吳承平日久民不習戰故郡縣兵皆望風奔潰恩據會稽自稱征東將軍逼人士爲官屬號其黨曰長生人民有不與之同者戮及嬰狹死者什七八醢諸縣令以食其妻子不肯食者輒支解之所過掠財物燒邑屋焚倉廩刊木堙井相帥聚於會稽婦人有嬰兒不能去者投於水中曰賀汝先登仙堂我當尋後就汝恩表會稽王道子及世子元顯之罪請誅之自帝卽位以來內外垂異石頭以南皆爲荆江所據以西皆豫州所專京口及江北皆劉牢之及廣陵相高雅之所制朝政所行惟三吳而已及孫恩作亂八郡皆爲恩有畿內諸縣盜賊處處蠶起恩黨亦有潛伏在建康者人心危懼常慮竊發於是內外戒嚴加道子黃鉞元顯領中軍將軍命徐州刺史謝琰兼督諸軍以討恩劉牢之亦發兵討恩拜表

輒行丁未謝琰擊斬許允之迎魏隱還郡進擊丘尪破之與劉牢
之轉鬪而前所向輒克琰留屯烏程遣司馬高素助牢之進臨浙
江詔以牢之都督吳郡諸軍事牢之引劉裕參軍事使將數十人
覘賊遇賊數千人裕奮擊大破之斬獲千餘人初恩聞八郡嚮應
謂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至建康既而聞牢之臨
江曰我割浙江以東不失作句踐戊申牢之引兵濟江恩聞之曰
孤不羞走遂驅男女二十餘萬口東走多棄寶物子女於道官軍
競取之恩由是得脫復逃入海島高素破恩黨於山陰斬恩所署
吳郡太守陸瑛吳興太守丘尪餘姚令沈穆夫東土遭亂企望官
軍之至既而牢之等縱軍士暴掠士民失望朝廷憂恩復至以謝
琰爲會稽太守都督五郡軍事帥徐州文武戍海浦

四年^{庚子}夏五月孫恩復寇會稽太守謝琰敗死恩轉寇臨海遣兵討
之不克

謝琰以資望鎮會稽不能緩懷又不爲武備諸將咸諫曰賊近在
海浦伺人形便宜開其自新之路琰不從曰符堅之衆百萬尚送
歿淮南孫恩小賊敗死入海何能復出若其果出是天欲殺之也
旣而恩寇夾口入餘姚破上虞進及邢浦琰遣參軍劉宣之擊破
之恩退走少日復寇邢浦官軍失利恩乘勝徑進己卯至會稽琰
尚未食曰要當先滅此賊而後食因跨馬出戰爲帳下督護張猛
所殺吳興太守庾桓恐郡民復應恩殺男女數千人恩轉寇臨海
朝廷大震遣冠軍將軍桓不才及孫無終高雅之拒之

冬十一月詔劉牢之討孫恩走之

高雅之與孫恩戰于餘姚雅之敗走山陰外者十七八詔以劉牢之都督會稽等五郡帥衆擊恩恩走入海牢之東屯上虞使劉裕戍句章吳國內史袁崧築滬瀆壘以備恩

五年^{辛丑}春二月孫恩寇句章劉牢之擊走之三月孫恩攻海鹽劉牢之參軍劉裕擊破之

二月丙子孫恩出浹口攻句章不能拔劉牢之擊之恩復走入海三月恩北趣海鹽劉裕隨而拒之築城于海鹽故治恩日來攻城裕奮擊大破之恩知城不可拔乃進向滬瀆裕復追之不利引歸

夏五月孫恩陷滬瀆殺吳國內史袁崧

六月孫恩寇丹徒劉裕擊破之恩北走陷廣陵

六月甲戌孫恩浮海奄至丹徒戰士十餘萬樓船千餘艘建康震

駭內外戒嚴徵豫州刺史譙王尚之入衛京師劉牢之自山陰引兵邀擊恩未至而恩已過乃使劉裕自海鹽入援裕倍道而行與恩俱至丹徒裕兵旣少加以涉遠疲勞而丹徒守軍莫有鬪志恩帥衆鼓噪登蒜山居民皆荷檐而立裕率所領奮擊大破之投厓赴水者甚衆恩狼狽僅得還船然恩猶恃其衆尋復整兵徑向京師元顯帥兵拒戰頗不利道子無他謀略惟日禱蔣侯廟恩來漸近百姓恟懼譙王尚之率精兵

徑屯積弩堂恩樓船高大泝

風不得疾行數日乃至白石凡以諸軍分散欲掩不備旣而知尚之在建康復聞劉牢之已還至新洲不敢進而去浮海北走郁洲恩別將攻陷廣陵殺三千人高雅之擊恩於郁州爲恩所執桓玄厲兵訓卒常伺朝廷之隙聞孫恩逼京師建牙聚衆上疏請討

之元顯大懼會恩退元顯以詔書止之玄乃解嚴

秋八月以劉裕爲下邳太守討孫恩于郁州大破之

劉裕討孫恩於郁州大破之恩由是衰弱復緣海南走裕亦隨而邀擊之十一月裕追恩至滬瀆海塩又破之俘斬以萬數恩遂自浹口遠竄入海

元興元年壬寅春三月孫恩寇臨海郡兵擊破之恩赴海歿

桓玄舉兵反三月元顯軍潰玄入建康自以太尉總百揆殺元顯孫恩寇臨海太守辛景擊破之恩所虜三吳男女歿殆盡恩恐爲官軍所獲乃赴海歿其黨及妓妾從歿者以百數謂之水仙餘衆數千人推恩妹夫盧循爲主

盧循亂廣州章

盧循孫恩妹夫也恩歿餘黨推循爲主桓玄以循爲永嘉太守

盧循謀之曾孫也爲孫恩妹夫神采清秀雅有材藝少時沙門惠遠嘗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如何循娶孫恩妹及恩作亂與循通謀恩歿衆推循爲主桓玄欲撫安東土乃以循爲永嘉太守今溫州府循雖受命而寇暴不已

夏五月盧循寇東陽劉裕擊走之

盧循自臨海入東陽桓玄使劉裕將兵擊之循敗走永嘉

二年癸卯春盧循使其黨徐道覆寇東陽建武將軍劉裕擊破之

盧循使司馬徐道覆寇東陽二月辛丑劉裕擊破之道覆循之姊夫也八月裕破盧循於永嘉追至晉安屢破之循浮海南走是冬桓玄自稱楚帝遷帝于尋陽

三年^{甲辰}冬十月盧循陷番禺徐道覆陷始興

二月劉裕起兵京口討桓玄大破之玄出走挾帝入江陵五月玄伏誅帝復位九月盧循寇南海攻番禺廣州刺史吳隱之拒守百餘日十月壬戌循夜襲城而陷之燒府舍民室俱盡執吳隱之循自稱平南將軍攝廣州事聚燒骨爲冢葬於洲上得髑髏三萬餘枚又始徐道覆攻始興執始興相阮腆之

義熙元年^{乙巳}夏四月以盧循爲廣州刺史

三月帝東還建康盧循遣使貢獻時朝廷新定未暇征討四月壬申以循爲廣州刺史徐道覆爲始興相循遣劉裕益智綜裕旅以續命湯循以前琅邪內史王誕爲平南長史誕說循曰誕本非戎旅在此無用素爲劉鎮軍所厚若得北歸必蒙寄任公私際會仰答厚恩循甚然之劉裕與循書令遣吳隱之還循不從誕復說循曰將軍今留吳公公私非計孫伯符豈不欲留華子魚耶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於是循遣隱之與誕俱還

六年^{庚戌}春二月盧循寇長沙南康廬陵豫章陷之

五年夏劉裕伐南燕圍廣固六年二月拔廣固遂滅南燕初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循乘虛襲建康循不從道覆自至番禺說循曰本住嶺外豈以理極於此傳之子孫邪正以劉裕難與爲敵故也今裕頓兵堅城之下未有還期我以此思歸歿士掩擊何劉之徒如反掌耳不乘此機而苟求一日之安朝廷常以君爲腹心之疾若裕平齊之後息甲歲餘以璽書徵君裕自將屯豫章遣諸將帥銳師過嶺雖復以將軍之神武恐必不能當也今日之機萬不

可失若先克建康傾其根蒂裕雖南還無能爲也君若不同便當
帥始與之衆直指尋陽循甚不樂此舉而無以奪其計乃從之初
道覆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至始興賤賣之居人爭市之船材大
積而人不疑至是悉取以裝艦旬日而辨循自始興寇長沙道覆
寇南康廬陵豫章諸守相皆委任奔走道覆順流而下舟楫甚盛
時克燕之間未至朝廷急徵劉裕裕方議留鎮下邳經營司雍會
得詔書乃引兵還

三月江荆都督何無忌討徐道覆戰敗歿之

江荆都督何無忌自尋陽引兵拒盧循長史鄧潛之諫曰國家安
危在此一舉聞循兵艦大盛執居上流宜決南塘守城以待之彼
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養銳俟其疲老然後擊之此萬全之策也

今決成敗于一戰萬一失利悔將何及參軍殷闡曰循所將之衆
皆三吳舊賊百戰餘勇始興溪子拳捷善鬪未易輕也將軍宜留
屯豫章徵兵屬城兵至合戰未爲晚也若以此衆輕進殆必有悔
無忌不聽三月壬申與徐道覆遇于豫章賊令強弩數百登西岸
小山邀射之會西風暴急飄無忌所乘小艦向東岸賊乘風以大
艦逼之衆遂奔潰無忌握節而歿中外震駭朝議欲奉乘輿北走
就劉裕旣而知賊未至乃至裕聞無忌敗死捲甲兼行四月至建
康夏五月豫州都督劉毅及盧循戰于桑落洲敗績循進逼建康

豫州都督劉毅將自拒盧循劉裕與書曰賊新獲利其鋒不可輕
今修船垂畢當與弟同舉毅怒投書於地敵舟帥二萬發姑孰循
之初入寇也使徐道覆向尋陽循自將攻湘中諸郡荊州刺史劉

道規遣軍逆戰敗於長沙循進至巴陵將向江陵徐道覆聞毅將至馳使報循曰毅兵甚盛成敗之事係之於此宜并力摧之若此克捷江陵不足憂也循卽日發巴陵與道覆合兵而下五月戊午毅與循戰于桑落洲毅兵大敗棄船以數百人步走餘衆皆爲循所虜棄輜重山積初循至尋陽聞裕已還猶不信旣破毅乃得審問與其黨相視失所循欲追還尋陽攻取江陵據一州以抗朝廷道覆謂宜乘勝徑進固爭之循猶豫累日乃從之己未大赦裕募人爲兵賞之同京口赴義之科發民治石頭城朝廷聞劉毅敗人情恟懼時北師始還將士多創病建康戰士不盈數千循旣克二鎮戰士十餘萬舟車不里不絕樓船高十二丈敗還者爭言其強盛孟昶諸葛長民欲奉乘輿過江裕不聽昶抗表自陳仰藥而死

乙丑盧循至淮口中外戒嚴琅邪王德文都督宮城諸軍事屯於中堂皇劉裕屯石頭諸將各有屯守裕見民臨水望賊怪之以問參軍張劭劭曰若節餞未反民奔散之不暇亦何能觀望今當無復恐耳裕謂將佐曰賊若于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迴避勝負之事未可量也若迴泊西岸此成擒耳徐道覆請于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裕循欲以萬全爲計謂道覆曰大軍未至孟昶便望風自裁以大勢言之自當計日潰亂今決勝負于一朝乾沒求利旣非必尅之道且殺傷士卒不如按兵待之道覆以循多疑少決乃歎曰我終爲盧公所悞事必無成使我得爲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裕登石頭城望循軍初見引向新亭顧左右失色旣而迴薄蔡州乃悅於是衆軍轉集裕恐循侵軼用虞丘進計伐

樹柵石頭淮口修治越城築查浦藥園廷尉三壘皆以兵守之盧循伏兵南岸使老弱乘舟向白石聲言悉衆自白石步上劉裕留參軍沈林子徐赤特戍南岍斷查浦戒令堅守勿動裕及劉毅諸葛長民北出拒之林子曰妖賊此言未必有實宜深爲之防裕曰石頭城險且淮柵甚固留卿在後足以守之庚辰盧循焚查浦進至張侯橋徐赤特將擊之林子曰衆寡不敵不如守險以待大軍赤特不從遂出戰伏兵發赤特大敗單舸奔淮北林子據柵力戰朱齡石救之敗乃退循引精兵大上至丹陽郡裕帥諸軍馳還石頭斬徐赤特乃出陳於南塘

秋七月盧循退還尋陽劉裕遣兵追之

盧循寇掠諸縣無所得謂徐道覆曰師老矣不如還尋陽等力取荊州據天下三分之二徐更與建康爭衡耳七月庚申循自蔡洲南還尋陽留其黨范崇民將五千人據南陵甲子裕使將軍王仲德等帥衆追循

劉裕遣將軍孫處等率兵襲番禺

劉裕還東府大治水軍遣將軍孫處等帥衆三千自海道襲番禺譙縱使桓謙寇荊州秦王興遣將軍苟林帥兵會之江陵自盧循東下不得建康之間羣盜互起荊州刺史劉道規遣王鎮之帥諸軍人援建康至尋陽爲苟林所破盧循聞之以林爲南蠻校尉分兵配之使乘勝伐江陵聲言徐道覆已破建康桓謙屯枝江苟林屯江津二寇交逼劉道規自帥諸軍攻謙斬之還至涌口討林林走追斬之江州刺史庾悅以鄱陽太守虞丘進爲前驅屢破盧循

兵進據豫章絕循糧道時桓石綏因循入寇亦起兵于洛口梁州討斬之

冬十月劉裕南擊盧循徐道覆寇江陵劉道規大破之

劉裕自帥諸軍南擊盧循癸巳裕發建康徐道覆率衆三萬趣江陵奄至破塚人情大懼或傳循已平京邑遣道覆來爲刺史江漢士民感劉道規之恩無復貳志道規使劉遵別爲遊軍自拒道覆於豫章口前驅失利遵自外橫擊大破之道覆單舸走還淦口王仲德等聞裕大軍且至進攻范崇民於南陵崇民戰艦夾屯西岸十一月劉鍾與仲德共攻崇民走之崇民走則裕可徑進循失湖口之險

十一月孫處攻番禺拔之

盧循兵守廣州者不以海道爲虞孫處乘海奄至會大霧四面攻之卽日拔其城處撫其舊民戮循親黨勒兵謹守分擊嶺表諸郡十二月劉裕及盧循戰于大雷又戰于左里大破之循及道覆南走裕遣將軍劉藩等追之

劉裕軍雷池盧循揚聲不攻雷池當乘流徑下裕知其欲戰十二月巳卯進軍大雷庚辰盧循徐道覆帥衆數萬塞江而下前後莫見舳艫之際裕悉出輕艦帥衆軍齊力擊之又分步騎屯於西岸先備火具裕以勁弩射循軍循艦悉泊西岸岸上軍投火焚之循道覆兵大敗走還尋陽將趣豫章乃悉柵斷左里丙申裕軍至左里攻柵而進循單舸逃走殺溺死者萬餘人遣劉藩孟懷玉追之循收敗卒數千人徑還番禺道覆走保始興裕還建康

七年

辛亥

夏劉藩等克始興斬徐道覆

劉藩帥孟懷王等追盧循至嶺表二月壬午懷王克始興斬道覆
夏四月盧循寇番禺不克走交州刺史杜慧度擊斬之

盧循行收兵至番禺遂圍之孫處拒守二十餘日沈田子言於劉
藩曰番禺城雖險固本賊之巢穴今循圍之或有內變且孫李高
衆力寡弱不能持久若使賊還據廣州凶勢復振矣四月田子引
兵救番禺擊循破之所殺萬餘人循走田子與處共追之循襲破
合浦徑向交州刺史杜慧度帥衆拒循於石碣破之循餘衆猶三
千人初九真太守李遜作亂敗誅遜餘黨李脫等結集狸獠五千
餘人以應循庚子循晨至龍編南津慧度與戰破之其衆大潰循
自投于水慧度取其尸斬之并其父子及李脫等函七首送建康

君道部卷一百九十二終



